

資治通鑑

冊八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一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  
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  
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十三

起玄默浹灘盡玄默敦祥凡十一年

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上

元封二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時還祝祠泰一以

拜德星

師古曰拜而祠之加祝辭

春正月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

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

緱工侯翻拜卿為

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

宿留音秀溜見大

人迹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

復扶又翻時歲

旱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

應劭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城孟康曰沙徑三百餘里杜佑通典萬里沙在萊州掖縣界

夏四月還過祠泰山

初河決瓠子

河始決見十八卷元光二年

後二十餘歲不復塞

復扶又翻塞悉則翻下同

梁楚之

地尤被其害

被皮義翻

是歲上使汲仁郭昌二卿發卒數

萬人塞瓠子河決天子自泰山還自臨決河沈白馬

玉璧於河

沈持林翻

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卒

填決河

從才用翻卒子恤翻

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宮導河北行二

渠復禹舊迹

溝洫志禹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洛汭至于大伾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

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醜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潦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同爲迎河入勃海孟康曰二渠其一出貝丘

西南南折者也其一則漯川也河自王莽時遂空惟用漯耳醜山支翻漯吐合翻

而梁楚之地復甯無

水災

上還長安

初令越巫祠上帝百鬼而用雞

卜

越俗用雞卜李奇曰持雞骨卜如鼠卜史記正義曰雞卜法用雞一狗一生祝願訖即殺雞狗煮熟又祭獨取雞兩眼骨上自有孔

裂似人物形則吉不足則凶今嶺南猶行此法范成大桂海虞衡志雞卜南人占法以雄雞雞執其兩足焚香禱所占撲雞殺之拔兩股

骨淨洗線束之以竹筵插束處使兩骨相背於筵端執竹再祝左骨為儂儂我也右骨為人所占事也視兩骨之側所有細竅以細竹筵長寸餘徧插之斜直徧正各隨竅之自然以定吉凶法有十八變大抵直而正或近骨者多吉曲而斜或遠骨者多凶亦有用雞卵卜者握卵以下書墨於殼記其四維煇熟橫截視當墨處辨殼中白之厚薄以定儂人吉凶

公孫卿言僊人

好樓居

好呼到翻

於是上令長安作蜚廉桂觀甘泉作益

壽延壽觀

應劭曰蜚廉神禽名能致風氣晉灼曰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桂觀漢志作桂館師古曰蜚廉

桂館益壽延壽四館名觀古玩翻

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又作通天

莖臺

通天臺在甘泉宮漢舊儀曰臺高五丈去長安二百里望見長安城

置祠具其下更置

甘泉前殿益廣諸宮室

初全燕之世嘗略屬真番

朝鮮

徐廣曰遼東有番汗縣應劭曰玄菟本真番國番普安翻張晏曰朝鮮有濕水洌水汕水三水合為洌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

此括地志高麗都平壤城本樂浪郡王險城又古云朝鮮索隱曰案朝音潮直驕翻鮮音仙以有汕水故也汕一音訕

為置

吏築障塞

為于偽翻下同

秦滅燕屬遼東外徼

徼吉弔翻

漢興為其

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涇水為界

班志涇水出遼東塞外西南至樂浪縣西

入海水經涇水出樂浪鏤方縣東南過臨涇縣東入海酈道元註曰滿自涇水而至朝鮮若涇水東流無渡涇之理余訪蕃使言城在涇

資治通鑑

二十一

漢紀

世宗孝武皇帝

一一

中華書局聚

水之陽其水西流逕樂浪郡朝鮮縣故志曰浪水西至增地屬燕

燕王盧綰反入匈奴見十二卷高祖十三年燕人衛滿亡命聚黨

千餘人椎髻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浪水居秦故空

地上下障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燕亡命者王之

王于王于都王險韋昭曰王險故邑名應劭曰遼東有險瀆縣即滿所

況翻都因水險故曰險瀆臣贊曰王險在樂浪郡浪水之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

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欲

入見天子勿得禁止見賢編翻下同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

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臨屯帝後開為郡註見下三年降戶江翻

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

入見誘音酉見賢編翻下同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闕不通師古

曰辰國即辰韓之國雍讀曰雍闕一曷翻是歲漢使涉何誘諭涉姓也左傳音有大夫涉佗右

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浪水使御刺殺送何

者朝鮮裨王長亦刺七即渡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

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將即亮翻為于偽翻下同即不詰拜何為遼東

東部都尉遼東東部都尉尉治武次縣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 六

月甘泉房中產芝九莖時芝產於甘泉齋房九莖連葉論衡芝生於土土氣和則芝草生瑞命記

王者慈仁則芝草生上為之赦天下 上以旱為憂公孫卿曰黃

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

乎乾音干秋作明堂於汶上班志泰山郡萊蕪縣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濟桑欽所言又曰琅

邪郡朱虛縣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上入濰有五帝祠師古曰前

言汶水出萊蕪入濟此又言出朱虛入濰將桑欽所言有異或者有

二汶水乎予據班志明堂在泰山奉高縣西南四里又禹貢浮于汶

達于濟此明堂當在濟之汶上琅邪之汶入于濰而濰入于海其地

僻遠非立明堂處汶音問上募天下死罪為兵遣樓船將軍楊僕

從齊浮渤海僕從齊浮渤海蓋自青萊以北幽平以南皆濱於海其海通謂之渤海非指渤海郡而言也左

將軍荀彘出遼東以討朝鮮 初上使王然于以越

破及誅南夷兵威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眾數萬人



其旁東北有勞深靡莫皆同姓相杖未肯聽杖直亮翻勞

深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數所角翻於是上遣將軍郭昌

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

王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續漢志益州郡去維陽五

千六百里魏晉為南中甯州之地唐為昆州姚州之地後沒于南詔師古曰唐南甯州昆州哀州也降戶江翻朝直遙翻賜滇

王王印復長其民復扶又翻又如字長丁丈翻是時漢滅兩越平西

南夷置初郡十七臣贊曰元鼎六年定南越地以為南海鬱林蒼梧合浦九真日南交趾珠匡儋耳郡定西

南夷以為武都梓柯越舊沈黎汶山郡及地里志西南夷傳所置犍為零陵益州郡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

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

食幣物傳車馬被具師古曰地比謂依其次第自近及遠比頻寐翻奉扶用翻傳張戀翻被皮義翻

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

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

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訾給毋乏而已訾讀日資不敢

言擅賦法矣

帝初擊胡大司農賦稅專以奉戰士故有擅賦之法

是歲以御史中

丞南陽杜周為廷尉

姓譜杜本陶唐氏劉累之後在周為唐杜氏有杜伯

周外寬內

深次骨

李奇曰其用法深刻至骨

其治大放張湯

言大抵依放張湯也放甫往翻

時詔

獄益多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廷尉一

歲至千餘章

章者諸獄告劾之書上之廷尉者也

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

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師古曰往廷

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

師古曰中都官凡京師諸官府也獄辭所及進

考問者六七萬人也

吏所增加十萬餘人

師古曰吏又於此外以文致之更增也

三年冬十二月雷雨雹大如馬頭

兩于具翻

上遣將軍

趙破奴擊車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

遂破車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

宛於元翻

春正

月甲申封破奴為浞野侯王恢佐破奴擊樓蘭封恢

為浩侯

從票侯趙破奴元鼎五年坐酎金失侯今以功復封浞野侯浞野侯浩功臣表不書所食邑浞士角翻於是



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 初作角抵戲魚龍曼延之

屬

文穎曰名此樂為角抵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蓋雜技樂也師古曰魚龍者為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化成比目

魚辟躍激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散戲於庭炫耀日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即謂此也曼延即西京賦所謂巨獸百尋是為

曼延者也延弋戰翻

漢兵入朝鮮境朝鮮王右渠發兵距險樓

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

船軍少

守式又翻少詩沼翻

即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遁山中

十餘日稍求退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湏水西軍

未能破天子為兩將未有利

偽為于翻

乃使衛山因兵威

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

今見信節請復降

復扶又翻降戶江翻下同

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

匹及饋軍糧人眾萬餘持兵方渡湏水使者及左將

軍疑其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

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湏水復引歸山還報

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沮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

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

能下左將軍所將燕代卒多勁悍樓船將齊卒已嘗

敗亡困辱卒皆恐將心慙將即亮翻悍下罕翻又侯旰翻其圍右渠常

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

降樓船陰暗密也間空隙也言暗密遣使投空隙而出與樓船約降間古竟翻往來言尚未肯

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數所角翻下同樓船欲就其約不

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

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

罪意疑也億度也料也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

敢發天子以兩將圍城乖異兵久不決使濟南太守

公孫遂往正之濟子禮翻考異曰史記作征之蓋字誤今從漢書有便宜得以從

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之不下者樓船數期

不會具以素所意告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遂亦

以為然乃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

左將軍麾下執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

遂考異曰漢書作許遂按左將軍亦以爭功相嫉乖計棄市則武帝必以遂執樓船為非漢書作許蓋字誤今從史記左

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考

異曰漢書陰作陶今從史記尼谿相參將軍王啖應劭曰凡五人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師古曰相

路人一也相韓陶二也尼谿相參三也將軍王啖四也應氏乃云五人失之矣不當尋下文乎余據韓陶今作韓陰蓋從史記相息亮翻

啖音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

將將即亮翻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啖路人

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夏尼谿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

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

復扶又翻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最師古曰右渠之子名

長路人先已降漢而死於道故謂之降相最者其子名告諭其民誅成已以故遂定

朝鮮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

樂浪郡治朝鮮縣蓋以右渠所都為治所也臣

贊曰茂陵書臨屯郡治東曉縣去長安六千一百三十八里領十五縣玄菟郡本高句驪也既平朝鮮併開為郡治沃沮城後為夷貊所

侵徙郡句驪西北真番郡治雲縣去長安七千六百四十里領十五縣余據後廢臨屯真番二郡班志東曉縣屬樂浪雲縣無所攷樂音

洛浪音狠封參為瀋清侯 功臣表瀋清侯食邑於齊瀋音獲又戶卦翻 陰為菽苴侯 班書

功臣表作菽苴侯食邑於勃海 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涅陽

長為幾侯 功臣表作幾侯張 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

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 班志列口縣屬樂浪郡郭璞曰山海經列水在遼東余謂其地當列

水入海 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

班固曰玄菟樂浪本箕子所封 武王封箕子於朝鮮 昔箕子居

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為民設禁八條 為于偽翻

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

家奴女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

之嫁娶無所售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

人貞信不淫辟辟讀曰僻其田野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

效吏往往以杯器食放甫往翻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

無閉臧臧讀曰藏及賈人往者賈音古夜則為盜俗稍益薄今

於犯禁濫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

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

桴於海欲居九夷並見論語桴編竹木為之大者曰筏小者曰桴桴芳無翻有以也夫

秋七月膠西于王端薨端景帝子三年受封諡法能優其德曰于考異曰荀紀端皆作瑞今從

漢書武都氏反分徙酒泉杜佑曰氏者西戎別種

四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時雍於用翻時音止通回中道遂

北出蕭關師古曰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險阻蕭關在其北此蓋自回中通道以出蕭關歷獨鹿鳴

澤服虔曰獨鹿山名鳴澤澤名皆在涿郡遼縣北界水經註澤渚方十五里自代而還幸河東春

三月祠后土赦汾陰夏陽中都死罪以下夏大旱



匈奴自衛霍度幕以來度幕見十九卷元狩四年希復為寇復扶又

遠徙北方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數色角翻使

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北地人王烏等窺匈奴烏

從其俗去節入穹廬去羌呂翻師古曰穹廬種帳也索隱曰蓋以氈為廬崇穹然而宋均曰穹獸名亦異

也說單于愛之佯許甘言為遣其太子入漢為質質音致

漢使楊信於匈奴信不肯從其俗單于曰故約漢嘗

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師古曰品謂等差也而匈奴亦

不擾邊今乃欲反古師古曰反違也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師古曰

曰言遣太子為質則匈奴國中所餘者無幾皆當盡也余謂匈奴蓋自謂本與漢為鄰敵之國今乃令以太子為質是其國勢削弱所餘

無幾也幾居豈翻信既歸漢又使王烏往而單于復譖以甘言

師古曰譖古詔字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

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於長

安漢為于偽翻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師古曰誠實也

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予讀不幸而

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

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

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師古曰特

也但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

漢邊數所角翻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

以東備胡

五年冬上南巡狩至於盛唐文穎曰案地理志不得疑當在

余據唐地理志壽州有盛唐縣蓋以古地名名縣宋白曰壽望祀

虞舜於九疑地理志九疑山在零陵營道縣南亦名蒼梧山九峯

故望登灊天柱山班志灊縣屬廬江郡天柱山在南自尋陽

浮江班志尋陽縣屬廬江郡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為大江沈約曰

尋陽郡於江南之柴桑而江北尋陽之名遂晦杜佑曰親射蛟江

漢舊尋陽縣在江北今蘄春郡界晉温嶠移於江南



中獲之

師古曰蛟龍屬也郭璞說其狀云似蛇而有腳細頸有白嬰大者數圍卵生子如二石大甕能吞人射而亦翻舟

鱸千里薄縱陽而出

李斐曰舳舻後持柁處船前刺櫂處言其船多前後相銜千里不絕也舳音逐鱸

音盧班志縱陽縣屬盧江郡宋白曰舒州桐城縣漢為縱陽縣也梁置縱陽郡師古曰縱千容翻

遂北至琅邪

郡秦置唐為沂州其餘地入海萊密州界

並海

並步浪翻

所過禮祠其名山大川春

三月還至太山增封甲子始祀上帝於明堂配以高

祖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

師古曰計若今之諸州計帳也朝直遙翻

夏四

月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還幸甘泉郊泰時

長平烈侯衛青薨

考異曰漢武故事云大將軍四子皆不才皇后每因太子涕泣請上削其封上曰

吾自知之不令皇后憂也少子竟坐奢淫誅上遣謝后通削諸子封爵各留千戶焉按青四子無坐奢淫誅者此說妄也起冢

象廬山

廬山蓋即廬山揚雄所謂填廬山之壑者也師古曰廬山匈奴中山名衛青冢在茂陵東次霍去病冢之西相併者

是也

上既攘卻胡越開地斥境乃置交阯朔方之州

及冀幽并兗徐青揚荊豫益涼等州凡十三部皆置

刺史焉

續漢志秦有監郡御史監諸郡漢興省之但遣丞相史分刺諸州無常官孝武帝初置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古今

注曰常以春分行部郡國各遣一吏迎界上漢舊儀曰詔書舊典刺  
 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政黜陟能否斷理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  
 所問即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陵弱以眾暴寡二條二  
 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牟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姦  
 三條二千石不郵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苛暴刺  
 戮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置不平苟  
 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怙恃榮勢請託所盛六條二千  
 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續漢志又曰諸州常以  
 八月巡行郡國錄囚徒考殿最初歲盡詣京都奏事中興但因計吏  
 與古今注異據晉志帝改禹貢雍州曰涼州梁州曰益州又置徐州  
 復禹貢舊號北置朔方南置交阯與荆揚兗豫青冀幽并為十三州  
 春秋元命包及晉書地理志昂畢畢散為冀州其地有險有易帝王所  
 都亂則冀安弱則冀疆荒則冀豐箕星散為幽州言北方太陰故以  
 幽冥為號營室流為并州不以衛水為號又不以恆山為稱而云并  
 者蓋以其在兩谷之間也五星流為兗州端也信也又云蓋取沈水  
 以名焉天氏流為徐州蓋取舒緩之義或因徐丘以立名虛危流  
 為青州周禮曰正東曰青州蓋取地居少陽其色青故名率牛流為  
 揚州以為江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亦云州界多水水波輕揚也軫  
 星散為荊州強也言其氣躁強亦曰警也言南蠻數為寇逆其人有  
 道後服無道先強常警備也又云取名於荆山鉤鈐星別為豫州豫  
 者舒也言稟中和之氣性理安舒也參伐流為益州益之言阨言其  
 所在之地險阨亦曰疆壤益大故以名焉涼州以地處西方常寒涼

也  
 上以各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

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  
師古曰奔走也  
 蹏蹏也奔蹏者

乘之則奔立則蹶謂被世譏論人也蹶徒計翻

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謂被世譏論

士如淳曰士行有卓異不入俗弛而見斥逐者師古曰蹶者蹶落無檢局也弛者放廢不遵法度也蹶音路弛式爾翻亦在

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應劭曰舊言諱稱茂才異等者超等軼羣不與凡同也師古曰茂美也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使疏吏翻

六年冬上行幸回中 春作首山宮應劭曰首山在上郡於其下立宮廟也文

士赦汾陰殊死以下 漢既通西南夷開五郡五郡犍為

郡皆閉昆明杜佑曰昆明在越巂西南諸巖所居為所殺奪幣物於是天

子赦京師亡命令從軍遣拔胡將軍郭昌將以擊之

斬首數十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將即亮翻復扶又翻秋大旱

蝗 烏孫使者見漢廣大歸報其國元鼎二年烏孫遣使隨張騫入謝天子

資治通鑑 二十一 漢紀 世宗孝武皇帝 九 中華書局聚

其國乃益重漢匈奴聞烏孫與漢通怒欲擊之又其

旁大宛月氏之屬皆事漢烏孫於是恐使使願得尚

漢公主為昆弟天子與羣臣議許之烏孫以千匹馬

往聘漢女漢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往妻烏孫

江都王建易王非之贈送甚盛烏孫王昆莫以為右夫人

匈奴亦遣女妻昆莫以為左夫人公主自治宮室居

治直之翻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昆莫年老言語

不通公主悲愁思歸天子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以

帷帳錦繡給遺焉師古曰間歲者謂每隔一歲昆莫曰我

老欲使其孫岑娶尚公主史記作岑娶漢書作岑阪師古曰岑士林翻阪子侯翻余據漢書岑

阪者其官名也本名軍須靡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

俗欲與烏孫共滅胡岑娶遂妻公主昆莫死岑娶代

立為昆彌烏孫建國之王曰昆莫班史云昆莫王號也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顏注曰昆莫本是王號而其人名獵驕靡

故書云昆彌昆取昆莫彌取驕靡彌靡音有輕重耳蓋本一也後遂以昆彌為王號滅綿結翻

是時漢使西踰

葱嶺抵安息安息發使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

於漢

應劭曰大鳥卵如一二石襄師古曰如汲水甕無一二石也郭義恭廣志曰大爵頸及身膺蹄都似橐駝舉頭高七八尺張翅

丈餘食大麥其卵如甕即今之駝鳥也黎軒亦曰黎軒東漢為大秦國唐為拂菻國在安息烏弋之西隔大海眩與幻同即今吞刀吐火

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魚豢魏略曰大秦國俗善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九巧妙非常軒音軒又鉅連翻及諸

小國驩潛大益車師扞采蘇嚨之屬

據史記驩潛大益在大宛西扞采國治扞

采城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西通于寘三百九十里後漢曰寘采蘇嚨康居小王國治蘇嚨城去陽關凡八千二十五里扞音烏采與

彌同窳下戒翻皆隨漢使獻見天子見賢天子大悅西國使更

來更去

師古曰遞互來去前後不絕更工衡翻

天子每巡狩海上悉從外國

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

以覽示漢富厚焉

師古曰言示之令其觀覽

大角抵出奇戲諸怪物

多聚觀者

師古曰聚都邑人令觀看以誇示之觀工喚翻下同

行賞賜酒池肉林令

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



師古曰見顯示也藏徂浪翻

大宛左右多蒲萄可以為酒多苜蓿

苜蓿

草名音宿目音宿

天馬嗜之漢使采其實以來天子種之於離

宮別觀旁極望然西域以近匈奴常畏匈奴使待之

過於漢使焉

近其

是歲匈奴烏維單于死子烏師

盧立年少號兒單于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徙左方

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郡

匈奴左方兵本直上谷以東右方兵直上郡以

西單于庭直代雲中今徙去而西北故左右方亦徙

太初元年

應劭曰初用夏正以正月為歲首故改元為太初

冬十月上行幸泰山

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祠上帝於明堂東至海上考

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 乙酉柏

梁臺災

天火曰災人火曰火

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

伏儼曰高

里山名在泰山下師古曰此高字自作高下之高而死人之里謂之蒿里字即為蓬蒿之蒿或呼為下里者也或者既見泰山神靈之府

尚不免況餘人乎今流俗漢書本有作蒿字者妄增耳

祠后土

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師古曰蓬萊僊人之庭也

春上還以柏梁災故朝諸侯受計於甘泉師古曰受郡國所上計簿

也朝直甘泉作諸侯邸越人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復遙翻

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師古曰建章宮在未央宮西俗

所呼貞女樓即建章之闕余據房太子傳建章宮在長安城西周回二十里上林之地也括地志建章宮在雍州長安縣西二十里長安

故城度為千門萬戶度大各翻其東則鳳闕二輔黃圖曰鳳闕高西

一名別風闕以言別四方之風西京賦闔闔之內別風嶢嶢是也三輔舊事曰北有圓闕高二十丈上有銅鳳凰故曰鳳闕也高二

十餘丈高居豪翻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西都賦前唐中而後太液索隱曰如

淳云中唐有贊鄭玄註唐堂庭也爾雅以廟中路謂之唐西京賦前開唐中彌望廣濶是也毛氏詩傳曰唐堂塗也正義曰唐是門內之

路釋宮云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班史作商中師古曰商金也於序在秋如淳謂商中為商庭蓋以西方之庭也數十里言廣於菟

亦西方之獸故於此置圈圈求遠翻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

太液池治直之翻漸臺在太液池中師古曰為水所漸漬故曰漸臺漸子廉翻臣贊曰太液池言承陰陽津液以作池也師

古曰太液池者言其津潤所及廣也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

資治通鑑 二十一 漢紀 世宗孝武皇帝 十一 中華書局聚



山龜魚之屬

三輔故事池北面有石魚長三丈高五尺南岸有石鼈三枚長六尺

其南有玉堂

壁門大鳥之屬

漢武故事玉堂基與未央前殿等去地十二丈黃圖曰壁門薄以壁玉因曰壁門大鳥立條支

所產大鳥之象

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

漢宮閣疏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置九天

道士百人然則神明井幹俱高五十丈也井幹樓積木而高為樓若井幹之形也井幹者井上木欄也其形或四角或八角西京賦井幹

疊而百層即此樓也

輦道相屬焉

屬之欲翻

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

姓譜晉大夫受邑壺口其後以為氏

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

箕子敘大法九

章而五紀明曆法故自古以來創業改制咸正曆紀

宜改正朔上詔兒寬與博士賜

等共議以為宜用夏正

漢初用秦正以建亥之月為歲首夏正以建寅之月為歲首

夏五

月詔卿遂遷等共造漢太初歷以正月為歲首色上

黃數用五

時議者謂漢以土德旺土色黃而數五故上黃而用五張晏曰用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

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足之

定官名協音律定宗廟百官之儀以

為典常垂之後世云

匈奴兒單于好殺伐國人不

安又有天災畜多死

好呼到翻畜許救翻

左大都尉使人間告漢

曰間古我欲殺單于降漢降戶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

發上乃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以應之

服虔曰因杆匈奴地名因所征以為將秋八月上行幸安

定元鼎二年置安定郡屬涼州唐為原會涇州地漢使入西域者言宛有善馬

在貳師城張晏曰貳師大宛城名宛於元翻匿不肯與漢使天子使壯

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之姓譜以為車姓本於田千秋據此則已自有車

姓宛王與其羣臣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服虔

曰鹽水水道從水中行師古曰沙磧之中不生草木水又鹹苦即今敦煌西北惡磧者也數有敗言每自死亡也孔文祥曰鹽澤也言

水廣遠或致風波而數敗也裴矩西域記曰鹽水在西南州高昌縣東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砂磧之地道路不可準惟以人畜骸骨

及馳馬糞為標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

往往而絕邑師古曰言近道之處無城郭之居也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

為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

我何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子讀曰與漢使怒

妄言椎金馬而去謂妄發言以詬晉之宛貴人怒曰漢使

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

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

弱姚舜姓也左傳有鄭大夫姚句耳誠以漢兵不過二千人彊弩射之而射

亦翻可盡虜矣天子嘗使浞野侯以七百騎虜樓蘭王

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師古曰欲封其兄弟乃拜李

夫人兄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

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師古曰惡少年謂無行義者期至貳師城取

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軍正故浩侯王恢使

導軍而李哆為校尉制軍事哆昌也翻索隱音尺奢翻臣光曰武

帝欲侯寵姬李氏而使廣利將兵伐宛其意以為非

有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夫軍旅大事國之安

危民之死生繫焉苟為不擇賢愚而授之欲徼幸咫尺

尺之功藉以為名而私其所愛不若無功而侯之為

愈也然則武帝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置將高祖曰置將不善一敗塗

地將即亮翻謂之能守先帝之約臣曰過矣 中尉王温

舒坐為姦利罪當族自殺時兩弟及兩婚家婦家亦

各自坐佗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為曰帝改郎中令為光祿勳應劭曰光明也祿

爵也勳功也如淳曰胡公曰勳之言閭也閭者古主門官也光祿主宮門師古曰應說是也悲夫古有二族

而王温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師古曰温舒與兄弟同三族而兩妻各一故曰五族也

也 關東蝗大起飛西至燉煌燉煌郡屬涼州唐瓜州沙州地燉音屯

二年春正月戊申牧上恬侯石慶薨沈約曰恬亦諡法所不載 閏

月丁丑以太僕公孫賀為丞相封葛繹侯賀始以功封南奔侯元鼎

五年坐酎金免今以為相封葛繹侯功臣表不書所食邑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自公

孫弘後丞相比坐事死元狩五年丞相李蔡有罪自殺元鼎二年丞相莊青翟自殺五年丞相趙

周下獄死師古曰比類也比毗寐翻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數所角翻被皮義翻

賀引拜為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不肯起上乃起

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殆矣師古曰三月上

行幸河東河東郡屬司隸三河之一也唐蒲晉解隰州地祠后土夏五月籍吏

民馬補車騎馬秋蝗貳師將軍之西也既過鹽

水當道小國各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

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比必寐士至者不過

數千皆飢罷罷讀曰疲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

貳師將軍與李哆趙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

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至燉煌燉音屯士不過什一二

師古曰十人之使使上書言道遠乏食且士卒不患戰

而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復

又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

之貳師恐因留燉煌上猶以受降城去匈奴遠遣



浚稽將軍趙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

里期至浚稽山而還應劭曰浚稽山在武威塞北匈奴常以為障蔽浚音峻稽音雞余據班史匈奴中有

東西浚稽東浚稽山在龍勒水上浞野侯既至期左大都尉欲發而覺

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虜得

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

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浞野侯間古因

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歸者軍遂沒於

匈奴兒單于大喜因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

入邊而去 冬十二月兒寬卒兒五今翻

三年春正月膠東太守延廣為御史大夫膠東郡屬青州唐入青萊

州界延廣史逸其姓守式又翻上東巡海上考神仙之屬皆無驗令

祠官禮東泰山東泰山在琅邪郡朱虛縣界夏四月還脩封泰山禪

石閭應劭曰石閭在泰山下陞南方方士以為仙人之閭匈奴兒單于死子年少

匈奴立其季父右賢王响犁湖為單于

响漢書作句師古曰音鉤史記

作响音同又音吁

上遣光祿勳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

史記正義

曰即五原郡榆林塞也在勝州榆林縣西北四十里

遠者千餘里築城障列亭西北

至廬朐

晉灼曰地理志從五原稱陽縣北出石門障即得所築城師古曰廬朐山名杜佑曰廬朐在麟州銀城縣北猶謂之

光祿塞銀城漢固陰縣地

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

使疆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

班志居延澤在張掖居延縣東北古文以為流

沙括地志居延海在甘州張掖縣東北六十四里甘州在長安西北二千四百六十里說讀曰悅伉音抗

秋匈奴大入

定襄雲中

定襄雲中二郡屬并州

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

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障

敗補邁翻壞音怪

又使右賢王入

酒泉張掖

酒泉張掖二郡屬涼州

略數千人會軍正任文擊救盡

復失所得而去

師古曰擊救者擊匈奴以救漢人任音士

是歲睢陽侯張昌

坐為太常乏祠國除

班書功臣表及公卿表皆作睢陵侯高祖功臣張敖封宣平侯傳國至曾孫士失侯

元光二年封其弟廣為睢陵侯紹國曰廣之子也睢陵縣屬臨淮郡師古曰乏祠祠事有關也睢音雖

初高祖封功



臣爲列侯百四十有三人時兵革之餘大城各都民

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師古曰裁與纜同十分之內纜有一三也大

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

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應劭曰封爵之誓國

窮也帶衣帶也厲砥石也河當何時如衣帶山當何時如厲石言如帶厲國猶永存以及後世之子孫也申以丹書之

信重以白馬之盟及高后時盡差第列侯位次藏諸

宗廟副在有司師古曰副貳也其列侯功籍已藏於宗廟副貳之本又在有司逮文景四五

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

國自倍師古曰謂舊五百戶今者至千戶也曹參初封萬六百戶至後嗣宗免時有戶二萬二千是爲戶口蕃息故也他皆

類富厚如之師古曰言其資財亦益富厚如戶口之多子孫驕逸多抵法禁隕

身失國至是見侯裁四人鄧侯蕭壽成繆侯酈世宗汾陽侯靳石封并睢陵侯張昌爲四人耳

見賢罔亦少密焉少詩漢既亡浞野之兵公卿議者

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國而

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

輪臺易苦漢使晉灼曰易輕也師古曰輪臺亦國名余按輪臺在車師西千餘里又西即大宛易以豉翻為

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師古曰案其罪而行罰赦

囚徒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燉煌者六萬人師古曰與發部署歲餘乃得行

負私從者不與師古曰負私糧食及私從者不在六萬人數中也從才用翻與讀曰

預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橐駝以萬數齎糧兵弩甚設

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十餘校尉宛城中師古曰施張甚具也

無井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

其城師古曰空孔也徙其城下水者令從它道流不迫其城也空以穴其城者圍而攻之令作孔使穿穴也下云決其水原移之又

云圍其城攻之皆再敘其事也一曰既徙其水不令於城下流而因其舊引水入城之孔攻而穴之余謂此書遣水工將以徙水穴城也

下書決水原攻城正行其初計耳非再敘其事也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

北置居延休屠屯兵以衛酒泉班志居延縣屬張掖郡休屠縣屬武威郡屠音儲

而發天下吏有罪者亡命者及贅壻賈人故有市籍

父母大父母有市籍者凡七科適為兵

贅之肉翻賈音古適讀曰讀

及載繡給貳師

師古曰繡乾飯也音備

轉車人徒相連屬

屬之欲翻

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馬校尉

師古曰習猶便也一人為執馬校尉一人為驅馬校尉

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

復扶又翻

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

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

師古曰平行言無寇難

兵到者

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

射而亦翻敗補賣翻

宛兵走入

保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

師古

曰留行謂留止軍廢其行

乃先至宛決其水原移之則宛固已憂困

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毋寡匿善馬

殺漢使

師古曰毋寡宛王名

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

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王其外

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

師古曰宛之貴人為將而勇者名煎靡煎子延翻

宛大

恐走入城中持王毋寡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孰計之何從

師古曰令貳師孰計之而欲攻戰乎欲不攻而取馬乎孰與孰同古字通用

是時

康居候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計以為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

罷讀曰疲

破漢兵必矣乃許宛之約宛乃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

師古曰下食讀曰飲

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

服虔曰蔡音楚言蔡師古曰昧音本末之末蔡音千曷翻

與盟而罷兵初貳師起燉煌西

起發也謂發燉煌而西也

分為數軍

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將千餘人別至郁成郁成王

擊滅之數人脫亡走貳師

走音奏下同

貳師令搜粟都尉

上官桀往攻郁成

帝置搜粟都尉屬大司農姓譜楚莊王少子為上官大夫其後以為氏秦滅楚徙隴西之

上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

出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貳師上邽騎士

趙弟恐失郁成王

班志上邽縣屬隴西郡故邽戎邑也邽音圭

拔劍擊斬其首

追及貳師

四年春貳師將軍來至京師貳師所過小國聞宛破

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

見賢遍翻

因為質焉質音至軍

還入馬千餘匹

漢書李廣利傳云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文為詳明

後行既還燉煌而再出師

故曰後行

軍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

之師古曰言如牟賊之食苗也

以此物故者眾天子為萬里而伐不

錄其過乃下詔封李廣利為海西侯

班志海西縣屬東海郡

封趙

弟為新時侯

功臣表新時侯食邑於齊地時音止

以上官桀為少府軍官



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石

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孟康曰奮迅也以謫過

行皆黜其勞師古曰言以罪謫而行者免其所犯不敘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錢師古

曰或以它財物充之故云直匈奴聞貳師征大宛欲遮之貳師兵盛

不敢當即遣騎因樓蘭侯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時

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

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簿責王對曰小國

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

其言師古曰以其言為直遣歸國亦因使候司匈奴司讀曰伺匈奴自

是不甚親信樓蘭自大宛破後西域震懼漢使入西

域者益得職師古曰賞其勤勞皆得拜職也余謂顏說非也此言漢使入西域諸國不敢輕辱為得其職耳得職者不

失其職也於是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

渠犂在輪臺東南與且未接南與精絕接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

護師古曰統領保護屯田之事也以給使外國者師古曰收其五穀以供之使疏吏翻後歲餘

宛貴人以爲昧蔡善諛以其遇漢善而得王也使我國遇屠乃相

與殺昧蔡立毋寡昆弟蟬封爲宛王而遣其子入侍

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

馬二匹秋起明光宮三輔黃圖明光宮在長樂宮後南與長樂宮相聯屬北通桂宮冬

上行幸回中匈奴响犁湖單于死匈奴立其弟左大

都尉且鞮侯爲單于師古曰且子餘翻鞮丁奚翻天子欲因伐宛之

威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平城事見十一卷高

祖七年遺于季翻又如字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事見十二卷惠帝二年悖蒲內翻昔齊

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公羊傳莊四年春齊襄公滅紀復讎也襄公之九世祖爲紀侯

所譖而烹殺于周故襄公滅紀也九世猶可以復讎乎曰雖百世可也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

襲之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

也師古曰丈人尊老之稱行戶浪翻因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充國

被留見上元封四年使使來獻

天漢元年

應劭曰時頻年苦旱故改元為天漢以祈甘雨師古曰大雅有雲漢之詩周大夫仍叔所作以美宣王遇旱災

修德勤政而能致雨故依以為年號也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

幸河東祠后土

上嘉匈奴單于之義遣中郎將蘇

武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

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俱

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也時權為使之吏若今

之差人充使典矣姓譜常姓黃帝相常先之後

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

遺于單于

益驕非漢所望也

漢望其回心鄉善今乃益驕故曰非漢所望

會緱王與長水

虞常等

緱王者匈奴渾邪王姊子與渾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匈奴中漢有長水校尉掌長水胡騎師古曰長水胡名

其註戾太子傳則又曰今鄠縣東有長水余據水經註長水出杜縣白鹿原北入霸水胡騎蓋屯於此非胡名也戾傳說是虞常蓋亦先

沒於匈奴緱工侯翻

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闕氏

歸漢

降戶江翻闕氏音煙支

衛律者父故長水胡人律善協律都

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於匈奴使還聞延年家收

遂亡降匈奴考異曰延年傳云誅延年兄弟宗族按是後李廣利尚為將帥蓋止誅延年及弟季妻子耳單

于愛之與謀國事立為丁靈王魏略曰丁靈在康居北去匈奴廷接習水七千里匈奴蓋以丁靈王封衛律耳

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

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為于偽翻射而亦翻

吾母弟在漢言其母與其弟也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

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闕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

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

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師古曰被執獲也單于使衛律治其事治直

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狀語牛倨翻武曰事如

此此必及我見犯乃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

虞常果引張勝見犯言被匈奴侵犯然後乃死是為更負漢國故欲先自殺而勝惠止之引謂辭及之也重直

用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即

謀單于何以復加臣瓚曰左伊秩訾胡官之號余據匈奴傳呼韓邪之敗其右伊秩訾王使之降漢則此乃

胡王之號師古曰言謀衛律而殺之其罰太重也復扶又翻

宜皆降之

降戶江下同

單于使衛

律召武受辭

師古曰致單于之命而取其對也

武謂惠等

謂猶語也武語惠等也

屈節

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

刺七亦翻

衛律驚

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坎置煜火

師古曰煜謂聚火無燄者也煜于云翻

覆武其上

師古曰覆身於坎上也覆音方目翻

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

日復息

師古曰息謂出氣也

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

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欲降

之

師古曰喻說令武降也

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

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

師古曰近臣衛律自謂也

當死單于

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

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

之

復扶又翻下同

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

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

師古曰彌滿也畜許又翻

富貴



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膏古號翻誰

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

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為人臣

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背蒲妹翻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

為見師古曰言何用見汝為也且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

正反欲鬪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

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越南

事見上卷元鼎五年六年宛事見上太初三年朝鮮事見上元封二年縣讀曰懸獨匈奴未耳若知我

不降明師古曰若汝也言汝知我不降明矣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

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

乃幽武置大窖中師古曰舊米粟之窖而空者也窖工孝翻絕不飲食天雨雪

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師古曰飲於禁翻食讀曰飲雨數于具翻齧魚結翻咽音宴吞也

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

曰羝乳乃得歸

師古曰羝牡羊也羝不當產乳故設此言示絕其事若燕太子丹烏白頭馬生角之比也羝音

丁奚翻乳音人喻翻

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

天雨白氈師古

曰氈毛之翻者音力之翻

夏大旱 五月赦天下

發謫戍屯

五原

五原郡屬并州括地志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

浞野侯趙破奴自

匈奴亡歸

太初元年破奴為匈奴所獲

是歲濟南太守王卿為御史

大夫

濟南郡屬青州唐淄青齊州地濟子禮翻守式又翻 考異曰七月閉城門大搜臣瓚注武帝紀曰漢帝年記六月禁踰修七月大搜則搜索踰後者不必閉城門大搜蓋搜姦人耳

二年春上行幸東海

東海郡屬徐州唐為海州地

幸回中

夏五

月遣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

唐為海州地

幸回中

夏五

天山

晉灼曰天山在西域近蒲類國去長安八千里師古曰即祈連山也匈奴謂天曰祈連西河舊事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

山括地志天山一名白山今名折羅漫山在伊吾縣北百二十里伊州在長安西北四千四百一十六里余據唐志祁連山在甘州張掖

縣與天山似是兩處騎音渠吏翻

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

還從宣翻

匈奴

縣與天山似是兩處騎音渠吏翻

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

還從宣翻

匈奴

大圍貳師將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假司馬隴

西趙充國

隴西郡屬涼州唐河渭岷州地

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

陳讀陣

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漢兵物故什六七充國身被

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帝親見視

其創

被皮義翻初良翻

嗟嘆之拜為中郎漢復使因杆將軍敖

出西河

西河郡屬并州

彊弩都尉路博德會涿涂山

徐廣曰涂音邪山在高闕塞北千餘里

音卓邪以奢翻漢書作涿

無所得初李廣有孫陵為侍中

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廣之風拜騎都尉

續漢志騎

都尉比二千石杜佑曰奉車都尉駙馬都尉騎都尉並漢武帝置東晉省奉車騎都尉惟留駙馬尚主者為之

使將丹陽

楚人五千人

丹陽秦鄣郡地元封二年更名丹陽屬揚州唐宣歙池昇睦州之地

教射酒泉張

掖以備胡及貳師擊匈奴上詔陵欲使為貳師將輜

重

將印亮翻下同重直用翻

陵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

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

扼捉持也

射命中

師古曰所指名處即中之也中竹仲

願得自當一隊到蘭于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

鄉貳師軍

鄉讀曰嚮

上曰將惡相屬邪

將如字惡鳥路翻

吾發軍多

無騎予女陵對無所事

騎師古曰猶言不須騎也予讀曰與女讀曰汝

臣願以

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路

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

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願留陵至春俱出上怒疑陵

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乃詔博德引兵擊匈奴於

西河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障

遮虜障在張掖居延縣路博德所築括地志漢居延

故城在甘州張掖縣之東北一千五百三十里有遮虜障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

班志燉煌

龍勒縣有龍勒水出南羌中東北入澤澗民田蓋其下流北至浚稽山下

徘徊觀虜即無所見還

抵受降城休士

太初元年公孫敖築受降城

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

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

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

率得士死力

將率猶言將領也將即亮翻率如字

上甚悅拜步樂為郎陵

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

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陳讀曰陣前行持戟

盾後行持弓弩行戶剛翻盾食尹翻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

戰攻之如淳曰手對戰也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上時

翻掌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

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師古曰抵當也至也

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

持兵戰復斬首三千餘級中竹仲翻創初良翻將如字詩無將大車鄭氏曰將猶扶進也復扶

又翻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

師古曰葭即蘆也釋名曰初生為葭長大為蘆成則名為葦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

縱火以自救師古曰預燒自陳前葭葦則虜火不得而延及也南行至山下單于

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鬪樹木間復殺

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晏曰二十索共一臂也貢父曰皆無此



理蓋如今之合蟬或併兩弩共一弦之類余據魏氏春秋諸葛亮損益連弩以鐵為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今之划車弩梯弩蓋亦損益連弩而為之雖不能三十臂共一弦亦十數臂共一弦射而亦翻

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

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

得無有伏兵乎近其斬翻諸當戶君長皆言御古曰當戶匈奴官名余據匈奴之

滅後無以復使邊臣復扶又翻下同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

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時陵軍

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

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續漢志凡領軍皆有部曲

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部有校尉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

盡獨將軍麾下及校尉成安侯韓延年韓延年以父千秋死南越封事

各八百人為前行以黃與白為幟當使精騎見上卷元鼎五年

射之行戶剛翻射而亦翻即破矣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

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呼火故翻趣讀曰促遂遮道急攻陵

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

鞬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師古曰鞬音丁奚翻漢書作百五十萬矢皆盡即棄

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師古曰徒但也輻音福軍

吏持尺刀入陜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服虔曰壘石山名也

衣獨步出營蘇林曰褰衣卷袖而行也師古曰便衣謂著短衣小袖也止左右毋隨我

丈夫一取單于耳師古曰言一身獨取也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

死矣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嘆曰復得數

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師古曰兵即謂矢及矛戟之屬也天明坐

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

持二升糒一片冰師古曰時冬寒有水持之以備渴也糒音備期至遮虜障者

相待與軍士期有先至遮虜障者留駐以待後至也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

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

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

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史記正義曰遮虜障北百八十里直居延西北長老相傳云是李陵戰處

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後聞陵降上

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

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

以徇國家之急師古曰徇營也一日從也其素所畜積也言其胸中素所畜積者如

上所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

隨而媒孽其短服虔曰媒音欺謂詆欺也孟康曰媒酒教孽麴也謂釀成其罪也師古曰孟說是也齊人名麴

餅曰媒賈公彥曰齊人名麴餅為媒者麴麩和合得成酒醴名之為媒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

不滿五千深蹂戎馬之地師古曰蹂人九翻踐也抑數萬之師虜

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

矢盡道窮士張空券文穎曰券弓弩券也師古曰音去權翻又音眷冒白刃北首

爭死敵

師古曰冒犯也北首北嚮也  
冒音莫北翻首音式救翻

得人之死力雖古名

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

師古

曰所摧敗敗匈奴之兵也  
暴者猶章也摧敗補賣翻

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

師古曰言欲立功以當罪也

上以遷為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

遷腐刑

沮在呂翻為于偽翻說式芮翻下遐嫁翻如淳曰腐宮  
刑也丈夫割勢不復能生子如腐木不生實腐音附

久

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乃詔彊弩都尉令迎

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

孟康曰坐預詔博德迎陵  
博德老將出塞不至令陵

見沒也余謂此說非也帝意既悔追思前事以為當陵發出塞之時  
方可詔博德繼其後以迎陵軍乃於陵未行之時預詔之使博德差

為陵後距得生姦詐上奏而遂令  
博德別出西河使陵軍無救也

乃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

者勞力到翻

上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

好呼報翻

而郡國二

千石為治者大抵多酷暴

治直之翻

吏民益輕犯法東方

盜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攻城邑取庫兵

漢郡國各有庫兵

釋

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小羣以百數掠鹵

鄉里者不可勝數

勝音升

道路不通上始使御史中丞

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

督察也禁居禽翻

乃使光祿大夫范昆

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

曰以軍興之法而討擊也衣繡於既翻

斬首大郡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

行飲食當連坐者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

渠率

師古曰渠大也率所類翻

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

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

應劭曰沈沒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也孟康曰沈

藏匿也命亡逃也師古曰應說是沈持林翻

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

品者

師古曰品率也以人數為率也

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

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

亦使其不言

師古曰縣有盜賊府亦併坐故使縣不言之也累力瑞翻

故盜賊浸多上

下相為匿以文辭避灋焉是時暴勝之為直指使者

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威震州郡

暴周卿士暴公之後至勃海



勃海郡屬幽州高祖置師古曰在勃聞郡人雋不疑賢師古曰海之濱因以為名唐為滄景州之地聞郡人雋不疑賢雋音祖  
充翻又辭充翻姓譜有雋姓請與相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

之躡履起迎文穎曰躡音纚師古曰履不著跟曰躡躡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躡音山爾翻登堂坐

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舊矣師古曰瀕厓也公子勝之

字也舊久也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折而設翻太柔則

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樹立也永終天祿勝

之深納其戒及還表薦不疑上召拜不疑為青州刺

史濟南王賀亦為繡衣御史濟子禮翻逐捕魏郡羣盜魏郡高帝

置屬冀州唐為相魏澶衛州地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師古曰不稱謂不副所委稱尺正翻

歎曰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

其興乎為王氏子孫以外戚篡漢張本是歲以匈奴降者介和王成晚

為開陵侯降戶江翻師古曰晚音晚又音免班志開陵侯國屬臨淮郡將樓蘭國兵擊車

師匈奴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兵不利引去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二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  
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  
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十四起昭陽協洽盡闕  
逢敦祥凡十二年

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

天漢三年春二月王卿有罪自殺以執金吾杜周為

御史大夫班表中尉掌徵循京師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應劭曰  
吾禦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師古曰金吾鳥名主辟不

初權酒酤如淳曰權音較應劭曰  
縣官自酤權賣酒小民

不復得酤也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權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  
設木為權獨取利也師古曰權者步渡橋爾雅謂之石杠今之略約

是也禁閉其事總利入官而下無由以得有  
若渡水之權因立名焉酤工護翻約音酌

三月上行幸泰

山脩封祀明堂因受計還祠常山瘞立玉鄧展曰瘞埋也爾雅曰祭

地曰瘞種瘞其物者示歸於地也瘞音於例翻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者

終無有驗而公孫卿猶以大人跡為解大人跡見二十卷元封元年

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猶羈縻不絕師古曰羈

縻牽聯之意馬絡頭曰羈牛鞞曰縻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

彌眾然其效可睹矣夏四月大旱赦天下秋凶

奴入鴈門鴈門郡屬并州太守坐畏慙棄市如淳曰軍法行逗留畏慙者要斬慙如椽翻師

古曰又音乃館翻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發天下七科謫

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夫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及勇敢士遣

貳師將軍李廣利將騎六萬步兵七萬出朔方朔方郡屬

朔方州唐靈夏州地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

將軍韓說將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公孫敖

將軍韓說將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公孫敖

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之悉遠其累重

於余吾水北

師古曰累重謂妻子資產也累力瑞翻重直用翻余吾水在朔方北山海經曰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

注于余吾

而單于以兵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

而引歸與單于連鬪十餘日

考異曰史記匈奴傳云廣利於此降匈奴誤

游擊

無所得因杆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時上遣敖深入

匈奴迎李陵敖軍無功還因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

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於是族陵家既

而聞之乃漢將降匈奴者李緒非陵也陵使人刺殺

緒降戶江翻刺七亦翻

大闕氏欲殺陵

師古曰大闕氏單于之母闕氏音煙支

單于匿之

北方大闕氏死乃還單于以女妻陵

妻千細翻

立為右校

王

校戶教翻

與衛律皆貴用事衛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

外有大事乃入議

夏四月立皇子臯為昌邑王

臯音

博昌邑國屬兗州鄆山陽郡地其在唐之宋毫單鄆四州間考異曰表云六月乙丑立今從武紀



太始元年應劭曰言盪滌天下春正月公孫敖坐妻為巫

蠱要斬

巫祝也蠱厭也惑也謂使巫祠祭祝詛厭魅以蠱惑人也蠱音古孔穎達曰蠱者損壞之名故左傳云皿蟲為蠱是

蠱食器皿巫行邪術損壞於人要與腰同

徙郡國豪桀于茂陵

夏六月赦

天下

是歲匈奴且鞮侯單于死

且子余翻鞮田黎翻

有兩子長

為左賢王次為左大將

匈奴二十四長左賢王位第一左大將位第五長知兩翻

左賢

王未至貴人以為有病更立左大將為單于左賢王

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賢

王辭以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左

賢王許之遂立為狐鹿姑單于以左大將為左賢王

數年病死其子先賢揮不得代更以為日逐王

師古曰揮

音塵日逐王居匈奴西邊以日入於西故以為名至宣帝神爵二年揮來降

單于自以其子為左

賢王

二年春正月上行幸回中

杜周卒光祿大夫暴勝

之爲御史大夫 秋旱 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

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 班志谷口櫟陽二縣屬左馮翊師古曰谷口即今雲陽縣杜佑曰今

雲陽縣治谷是又曰醴泉漢谷口縣地隋爲醴泉縣谷口縣故城在縣西北櫟音藥 注渭中袤二百里 師古

曰袤音茂長也 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

三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宮二月幸東海獲赤鴈幸

琅邪 東海琅邪二郡皆屬徐州琅邪唐沂密州也 禮日成山 孟康曰禮日拜日也如淳曰拜日於成山師古

曰成山在東萊不夜縣斗入海 登之采 臣瓚曰地理志東萊睡縣有之采山師古曰采音浮 浮大海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是歲皇子弗陵生弗陵母曰河間趙婕妤

河間國屬冀州唐瀛莫州地帝置婕妤位視上卿爵比列侯師古曰婕言接幸於上也仔美貌婕音接仔音子 居鉤弋宮

師古曰黃圖鉤弋宮在城外漢武故事在直門南 任身十四月而生 任讀曰姪 上曰聞昔

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

門 臣光曰爲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發於中

必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

恙

恙余亮翻

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人逆

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為嗣

少詩照翻

遂有危皇后

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

卒子恤翻

悲夫

趙人江充為

水衡都尉

趙國屬冀州唐為冀州其地又分入深州德州界元鼎二年初置水衡都尉掌上林苑應劭曰古山林之官曰

衡掌諸池苑故稱水衡張晏曰主都水及上林故稱水衡主諸官故曰都有卒徒武事故曰尉師古曰衡平也主平其稅入位列九卿秩

中二初充為趙敬肅王客

敬肅王名彭祖薨謚敬肅

得罪於太子丹

亡逃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上召充入見

賢見

遍充容貌魁岸被服輕靡

師古曰魁大也岸者有廉稜如崖岸之狀被服衣服也輕輕細也靡

靡麗也被皮義翻

上奇之與語政事大悅由是有寵拜為直指

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舉劾無所避

劾戶槩翻

上以為忠直所言皆中意

師古曰中當也中竹仲翻

嘗從上甘

泉

上時掌翻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

應劭曰馳

道天子所行道也若今之中道也孔穎達曰馳道正道御路也是天子馳走車馬之處故曰馳道如淳曰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已論

者没入車馬被具師古曰家使太子遣人太子聞之使人謝充之甘泉請問者也使疏吏翻屬之欲翻

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師古曰言

素不教敕左右古字亡與無通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

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四年春三月上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以配

上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甲申修封丙

戌禪石閭夏四月幸不其如淳曰其音基不其山名因以為縣應劭曰東萊縣也余據班志不

其縣屬琅邪郡五月還幸建章宮赦天下冬十月甲寅晦

日有食之十二月上行幸雍祠五時雍於用翻時音止西至

安定北地二郡屬朔方州安定唐涇原之地北地唐邠寧環慶鹽州地

征和元年應劭曰言征伐四夷而天下和平春正月上還幸建章宮

三月趙敬肅王彭祖薨彭祖取江都易王所幸淖姬

彭祖景帝子前二年封廣川五年徙趙淖姬事見十九卷元狩二年淖姬教翻生男號淖子時淖姬

兄為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

多欲不宜君國子民間武始侯昌昌亦彭祖之子班志武始縣屬魏郡曰

無咎無譽譽音余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為趙王

夏大旱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

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劍走逐之弗獲上怒斬

門侯門侯掌宮門出入之禁續漢志秩六百石冬十一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

林閉長安城門索臣贊曰搜謂索姦人也上林苑周回數百里恐姦人藏匿其中故大搜索索山客翻十

一日乃解巫蠱始起丞相公孫賀夫人君孺衛皇

后姊也賀由是有寵賀子敬聲代父為太僕驕奢不

奉法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下還嫁翻下同是時

詔捕陽陵大俠朱安世甚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

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笑曰丞相禍及宗

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陽石公主帝女也班



志陽石屬北海郡上且上甘泉使巫當馳道理偶人祝

書時掌翻下且上同師古曰刻木為人象人之形謂之偶人偶並也對也祝職救翻詛莊助翻

二年春正月下賀獄案驗父子死獄中家族其家皆族誅也

以涿郡太守劉屈氂為丞相封澎侯涿郡高帝置屬幽州唐瀛莫幽涿深祁州

地屈上勿翻釐力之翻晉灼曰澎東海縣今攷班志無之服虔曰澎音彭屈氂中山靖王子也靖王勝景

帝子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木折而設翻閏月諸邑公主

陽石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伉皆坐巫蠱誅諸琅邪縣

以封公主故謂之邑與陽石公主皆衛皇后之女長平侯伉衛青子也伉音抗又音剛上行幸甘泉

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愛之及長性仁恕温

謹長知兩翻上嫌其材能少不類己而所幸王夫人生子

閔李姬生子旦胥李夫人生子博少詩沼翻皇后太子

寵浸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漢

家庶事草創朱熹曰草略也創造也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

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者不得

不勞民

更工衡翻為于偽翻

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

也太子敦重好靜

好呼到翻

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欲求

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有不

安之意豈有之邪可以意曉之大將軍頓首謝皇后

聞之脫簪請罪

脫簪去飾也

太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

吾當其勞以逸遺汝

遺于季翻

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以

後事付太子宮內付皇后有所平決還白其最

最大最也

上亦無異有時不省也

無所違異也不省不視也省悉景翻

上用灋嚴多

任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平反

如淳曰反音幡幡奏使從輕也

雖得百

姓心而用灋大臣皆不悅皇后恐久獲罪每戒太子

宜留取上意

言留其事取上意裁決也

不應擅有所縱捨上聞之是

太子而非皇后羣臣寬厚長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

灋者皆毀之邪臣多黨與故太子譽少而毀多譽音余少

詩沼衛青薨臣下無復外家為據競欲構太子言自衛青既薨

之後姦臣以太子無復外家以為憑依競欲構成其罪上與諸子疏疏讀曰疎皇后希得見

見賢太子嘗謁皇后移日乃出移日言日景移也黃門蘇文告

上曰黃門屬少府以宦者為之太子與宮人戲上益太子宫人滿二

百人太子後知之心銜文文與小黃門常融王弼等

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皇后切齒切齒者怨憤之甚兩齒相摩切

也使太子白誅文等太子曰第勿為過何畏文等上

聰明不信邪佞不足憂也上嘗小不平小不平者體中微有不適也

使常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及太子至

上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佯語笑上怪之更微問知其

情乃誅融皇后亦善自防閑避嫌疑雖久無寵尚被

禮遇被皮義翻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率皆左道

惑衆

盧植曰左道謂邪道也地道尊右右為貴故漢書云右賢左愚右貴左賤故正道為右不正道為左若巫蠱及俗禁者

變幻無所不為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

埋木人祭祀之因妬忌恚詈

恚於避翻

更相告訐以為祝

詛上無道

更工衡翻訐居謁翻鄭玄曰詛謂祝之使沮敗也漢法有大逆無道之科祝職救翻詛莊助翻

上怒

所殺後宮延及大臣死者數百人以上心既以為疑嘗

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

遂苦忽忽善忘

忘巫放翻遺忘也

江充自以與太子及衛氏

有隙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言

上疾祟在巫蠱

師古曰崇謂禍咎之徵也故其字從出從示言鬼神所以示人者也音息遂翻

於是

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獄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捕

蠱及夜祠視鬼染汗令有處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

強服之

張晏曰充捕巫蠱及夜祭祀祝詛者令胡巫視鬼詐以酒齧地令有處也師古曰捕夜祠及視鬼之人而充遣巫汗

染地上為祠祭之處以誣其人又以燒鐵或鉗之或灼之強使之服鉗鐻也灼炙也汗烏故翻鉗其炎翻強其兩翻

民轉相

誣以巫蠱吏輒劾以為大逆無道劫戶自京師三輔

連及郡國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

左右皆為蠱祝詛有與無莫敢訟其冤者充既知上

意因胡巫檀何言宮中有蠱氣不除之上終不差愈差

也上乃使充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求蠱又使按

道侯韓說御史章贛師古曰說讀曰悅贛音貢姓譜齊人降鄣子孫去邑為章氏黃門蘇

文等助充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

宮掘地縱橫縱子容翻太子皇后無復施床處充云於太

子宮得木人尤多師古曰三輔舊事云充使胡巫作桐木人而葬之又有帛書所

言不道當奏聞太子懼問少傅石德德懼為師傅并

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

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

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師古曰矯託也託詔命也窮治



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蘇林

曰家吏皇后吏也臣瓚曰太子稱家家吏是太子吏也師古上存曰既言皇后及家吏此為皇后吏及太子吏耳瓚說是也

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見事

七卷始皇三十七年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

罪太子將往之甘泉而江充持太子甚急太子計不

知所出遂從石德計秋七月壬午太子使客詐為使

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說疑使者有詐不肯受詔客格

殺說格古陌翻擊也太子自臨斬充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

父子不足邪江充趙人故罵為趙虜乃汝也謂充前告趙太子陰事使太子見廢也乃復亂吾

父子也復扶又翻又炙胡巫上林中太子使舍人無且師古曰且

音子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因長御倚華具白

皇后鄭氏曰長音長者之長如淳曰漢儀注女長御比侍中皇發后見姪娥以下長御稱謝倚華字也師古曰倚音於綺翻

中廢車載射士師古曰中廢皇后車馬所在也余謂中廢者天子之內廢也秦二世時公子高曰中廢之寶馬

臣得賜之非專  
主皇后車馬也

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長安擾亂言

太子反蘇文迸走得亡歸甘泉說太子無狀

迸北  
孟翻

上

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

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

怒丞相屈輿聞變挺身逃

師古曰挺引也獨引身而逃  
也余謂挺拔也拔身而逃也

亡

其印綬使長史乘疾置以聞

師古曰置謂所置  
驛也疾置急傳也

上問丞

相何為對曰丞相祕之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籍如

此

師古曰籍籍  
猶紛紛也

何謂祕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

誅管蔡乎

屈輿於太子為兄弟  
故以周公之事責之

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

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為櫓

師古曰櫓盾也遠與敵戰故以車  
為櫓用自蔽也一說櫓望敵之樓

毋接短兵多殺傷士眾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

子宣言告令百官云帝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姦臣欲

作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

縣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將之太子亦遣使者

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

等分將使長安囚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皆

以裝會師古曰長水宣曲並胡騎所屯今侍郎馬通使長安

馬通漢書作莽通通及弟何羅以反誅明德馬皇后惡其先有反者故易其姓為莽姓譜馬本自伯益之裔趙奢封馬服君後因氏焉

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

騎入長安又發楫棹士以予大鴻臚商丘成師古曰楫棹士主用

楫及棹行船者也短曰楫長曰棹余據班表水衡都尉有楫棹令丞蓋掌楫棹士之官也太初元年改典客為大鴻臚鴻臚者凡朝會使

賓子讀曰與臚音閭九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更

為黃旄加上以相別更工衡翻別彼列翻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

召護北軍使者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

不出任音壬太子引兵去毆四市人二都及二京賦皆謂長安城中有九市廟記曰長安

市有九各方一百六十五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凡四里為一市此言四市蓋以東西南北分為市也一說四市者東市西市直市

柳市師古曰凡數萬衆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

五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街衢之側有溝以通水民間皆云

太子反以故衆不附太子丞相附兵寔多庚寅太子

兵敗南犇覆盜城門師古曰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一門曰覆盜城門一曰杜門三輔黃圖曰長樂宮在東

直杜門故戾太子戰敗於長樂闕下南犇覆盜城門而出亡也司直田仁部閉城門班表元狩五年初置

司直掌佐丞相舉不法秩比二千石以爲太子父子之親不欲急之太子

由是得出亡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

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上

聞而大怒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下退稼翻司直縱反者

丞相斬之灋也大夫何以擅止之勝之惶恐自殺詔

遣宗正劉長執金吾劉敢奉策收皇后璽綬后自殺

璽斯氏翻上以爲任安老吏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

者合從之言與之合而從之也有兩心與田仁皆要斬要與腰同上以

馬通獲如侯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石德商上成力

戰獲張光姓譜商上衛大夫以邑為氏封通為重合侯班志重合侯國屬勃海郡建

為德侯班表德侯食邑於濟南界成為秬侯班志秬侯國屬濟陰郡子孟康曰今濟陰成武有秬亭秬音妬

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

反灋族吏士劫略者皆徙燉煌郡師古曰非其本心然被太子劫略故徙之也燉

屯音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上怒甚羣下

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班志壺關縣屬上黨郡荀悅漢紀茂姓令

狐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

安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子乃孝順今皇太子為漢適

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規則皇帝之宗子也適

承大宗故謂之宗子適讀曰嫡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隸賤也陛下

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整皇太子釐于六翻造飾姦

詐羣邪錯繆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鬲與隔同塞悉則翻太



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無告不

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

自免耳難乃日翻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

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蠅之

詩也營營往來之貌也藩籬也愷悌樂易也言青蠅往來止於藩籬變白作黑讒人構毀間親令疏樂易之君子不當信用若讒言無極

則四國亦以交亂宜深察也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陛

下不省察深過太子師古曰以太子為罪過而深責之省悉景翻發盛怒舉大

兵而求之二公自將漢丞相位三公將即亮翻智者不敢言辯士不

敢說說式芮翻臣竊痛之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少詩沼翻

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

惓勝音升師古曰惓惓忠切之意惓讀曰拳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宮下書奏

天子感寤然尚未敢顯言赦之也以文理觀之不必有敢字太子亡

東至湖湖縣屬京北師古曰今號州湖城闈鄉二縣皆其地藏匿泉鳩里師古曰泉鳩水今在闈鄉縣東

南十五里見有戾太子家家在澗東

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太子有

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而發覺八月辛亥吏

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

度徒洛翻

即入室距戶自經

孫恂曰頸在前項在後故引繩經其頸謂之自經以刀割其頸謂之自剄

山陽男子張富昌為卒

山陽時為昌邑國

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

班志新安

縣屬弘農郡續漢志縣有斗食令史

主人公遂格鬪死皇孫二人并皆遇害

考異曰漢武故事云治隨太子反者外連郡國數十萬人壺關三老鄭茂上書上感寤赦反者拜鄭茂為宣慈校尉持節徇三輔赦太子

子太子欲出疑弗實吏捕太子急太子自殺按上若赦太子當詔吏弗捕此說恐妄也

上既傷太子乃封

李壽為邗侯

班志河內野王縣有邗亭邗音于

張富昌為題侯

班表題侯食邑於鉅鹿

初上為太子立博望苑

三輔黃圖曰博望苑在長安杜門外五里師古曰取其廣博觀望也為于偽翻

同使通賓客從其所好

好呼到翻

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者

臣光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為之擇方正敦良之士

為于偽翻

以為保傅師友使朝夕與之遊處

處昌呂翻

左右前後

無非正人出入起居無非正道然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易以歧翻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 癸亥地震 九月商丘成爲御史大夫

立趙敬肅王小子偃爲平干王

平干國屬冀州本廣平也宣帝五年復舊

名匈奴入上谷五原殺掠吏民上谷郡屬幽州唐媯州地也

三年春正月上行幸雍至安定北地

雍於用翻

匈奴入

五原酒泉殺兩都尉三月遣李廣利將七萬人出五

原商丘成將二萬人出西河馬通將四萬騎出酒泉

擊匈奴 夏五月赦天下 匈奴單于聞漢兵大出

悉徙其輜重北邸邽居水

重直用翻師古曰邸至也音丁禮翻邽之日翻

左賢王

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

精兵度姑且水

將卽亮翻師古曰且子余翻

商丘成軍至追邪徑無

所見還師古曰從疾道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邪音士嗟翻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

三萬餘騎追漢軍轉戰九日至蒲奴水蒲奴水又在龍勒水南虜

不利還去馬通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將二萬

餘騎要漢兵要一遙翻下同見漢兵彊引去通無所得失是

時漢恐車師遮馬通軍遣開陵侯成婉將樓蘭尉犁

危須等六國兵危須國治危須城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西至焉耆百里婉音晚又音免共圍

車師盡得其王民衆而還貳師將軍出塞匈奴使右

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陁

要讀曰邀服虔曰夫羊地名也師古曰句山西山也句音鉤貳師擊破之乘勝追北至范

夫人城應劭曰本漢將築此城將亡其妻率餘衆完保之因以為名也張晏曰范氏能胡詛者匈奴犇走

莫敢距敵初貳師之出也丞相劉屈氂為祖道祖軼祭也

崔氏云宮內之軼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軼祭山川與道路之神記曾子問諸侯適天子道而出注云祖道也聘禮曰出祖釋軼祭酒脯也

注云祖始也行出國門正陳車騎釋酒脯之奠為行始也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設宴飲昔黃帝之子纍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祀以

為行神為于偽翻送至渭橋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

子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當時列侯通呼為君侯尊稱之也屈釐許

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為

屈釐子妻故共欲立焉會內者令郭穰班表內者令屬少府又據昭紀

內謁者令郭穰內者謁者各有令丞丞皆屬少府豈其時穰兼兩令乎告丞相夫人祝詛上及與

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按驗罪至大逆不道

六月詔載屈釐廚車以徇師古曰廚車載食之車徇行示也要斬東市

要與腰同妻子梟首華陽街梟堅堯翻長安城中八街華陽其一也華戶化翻貳師妻子

亦收貳師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軍說貳

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掾于絹翻

說式芮翻稱尺證翻郅居以北可復得見乎如淳曰以就誅後雖欲復降匈奴不可得復扶又翻

貳師由是狐疑深入要功要一遙翻遂北至郅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郅居之水逢左賢王



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兵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

虜死傷甚眾軍長史與決眭都尉輝渠侯謀曰晉灼曰決

眭都尉匈奴官也功臣表歸義侯僕朋子雷電以擊匈奴功封輝渠侯輝渠魯陽縣也予據班表僕朋侯輝渠食邑於魯陽雷電嗣爵雷

電不自匈奴來降則決眭都尉非匈奴官也師古曰眭息隨翻輝音輝將軍懷異心欲危眾求

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

燕然山據匈奴傳燕然山在匈奴中速邪烏地師古曰燕一千翻單于知漢軍勞倦自

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眾夜塹漢軍前深數

尺塹七艷翻深式禁翻度深曰深從後急擊之軍大亂貳師遂降單于

素知其漢大將以女妻之降戶江翻妻千細翻尊寵在衛律上宗

族遂滅南秋蝗九月故城父令公孫勇班志城父縣屬沛郡父音

與客胡倩等謀反師古曰倩音千見翻倩詐稱光祿大夫言使

督盜賊淮陽太守田廣明覺知使疏吏翻守式又翻高祖十一年置淮陽國時為郡

屬兗州唐陳州地賢曰淮陽故城在今陳州宛丘縣東南發兵捕斬焉公孫勇衣繡衣

乘駟馬車至圍

師古曰陳留圍縣余據班志圍縣屬淮陽勇衣於旣翻

圍守尉魏不

害等誅之封不害等四人為侯

不害當塗侯江德轅陽侯蘇昌蒲侯圍縣小史關內

侯食邑圍之遺鄉

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

知太子惶恐無他意

言為江充所迫惶恐無以自明而起兵殺江充非有他意也

會高寢

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

師古曰高廟衛寢之郎所告非常故云急變上時掌翻

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

臣嘗夢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謂

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

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

師古曰當其立見而即拜之言不移時也臚陵如翻

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

上

即橫門外渭橋也橫音光

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為北地

太守後族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

之臺於湖

師古曰言己望而思之庶太子之魂歸來也其臺在今湖城縣之西闐鄉縣之東基址猶存

天下

聞而悲之

四年春正月上行幸東萊臨大海欲浮海求神山羣臣諫上弗聽而大風晦冥海水沸湧上留十餘日不得御樓船乃還 二月丁酉雍縣無雲如靄者三

用翻經如而字通 隕石二黑如鷲 師古曰鷲鳥今翻小黑也江南 三

月上耕于鉅定 地理志鉅定縣屬齊國水經註作巨淀縣故城在淄水北縣東南有巨澗湖蓋以水受名也

還幸泰山脩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禫石閭見羣臣

上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 悖蒲妹翻 使天下愁苦

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

田千秋曰方士言神僊者甚衆而無顯功臣請皆罷

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

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曩時愚惑為方士所欺

天下豈有僊人盡妖妄耳 妖於遙翻 節食服藥差可少病

而已少詩夏六月還幸甘泉 丁巳以大鴻臚田千

秋為丞相封富民侯恩澤侯表富民侯食邑於沛郡蘄縣師古曰欲百姓之殷實故取其嘉名也

千秋無它材能又無伐閱功勞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

曰勳以言曰勞角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曰曰閱師古曰伐積功也閱經歷也特以一言寤意數月

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

稱師古曰言稱其職也稱尺證翻踰於前後數公先是搜粟都尉桑弘

羊與丞相御史奏先悉薦翻言輪臺東有漑田五千頃以

上杜佑曰輪臺渠犂地今在交河北庭界中其地相連可遣屯田卒置校尉三人分

護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斥候斥拓也候望也言開

拓道路候望也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益墾漑田稍築列

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時烏孫王尚公主故欲屯田列亭連城以輔之

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

助邊用師古曰三十者每口轉增三十錢也是重困老弱孤獨也重直用翻而今

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

擊車師時雖勝降其王降戶江翻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尚

數千人況益西乎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

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匈若馬據漢時匈

奴謂中國人為秦人至唐及國朝則謂中國為漢如漢人漢兒之類皆習故而言師古曰匈乞與也若汝也乞音氣又漢使

者久留不還故興遣貳師將軍久留不還謂蘇武等也師古曰興遣與軍而遣之

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著龜不

吉不行師古曰謂共卿大夫謀事尚不專決猶雜問著龜也著筮也龜卜也孔穎達曰卜筮必用龜著者案劉向云著之言

者龜之言久龜千歲而靈著百年而神以其長久故能辯吉凶也說文著蒿屬也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為數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

尺士三尺陸機草木疏云似蘊蕭青色科生洪範五行傳曰著生百年一本生百莖論衡云七十年生一莖七百年十莖神靈之物故生

遲也史記曰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雲氣覆之淮南子云上有藜著下有伏龜卜筮實問於神龜筮能傳神命以告人

故金滕告太王季文王乃卜三龜一襲吉是能傳神命也又鄭注天府云卜筮實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案白虎通稱禮

三正記天子龜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也故其數偶著陽也故其數奇所以謂之卜筮者師說云卜覆也以覆審吉



凶筮決也以決定其惑劉向以為卜赴也赴來者之心筮問也問筮者之事赴問互言之易繫辭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又曰蓍之德圓而神又說卦云幽贊於神明而生蓍據此諸文蓍龜知靈相似傳云蓍短龜長不如從長者史蘇欲止獻公之意託云爾實無優劣也杜預鄭玄因是言以為實有長短杜預注傳云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是也象所以長者以物初生則有象去初既近且包羅萬形故為長數短者數是終去初既遠推尋事數始能求象故為短也鄭注占人云占人亦占筮掌占龜者筮短龜長主於長者是也凡卜筮天子諸侯若大事則卜筮並用皆先筮後卜大事則卜立君卜入封大祭祀出軍旅喪事及龜之入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此等皆為大事鄭注占人云將卜入事皆先以筮筮之是也若次事則惟卜不筮故表記云天子無筮小事無卜惟筮筮人掌九筮之言一曰筮更謂遷都邑也二曰筮咸咸猶僉也謂筮眾心歡不也三曰筮式謂筮作法式也四曰筮目謂事眾筮其所要當也五曰筮易謂民眾不說筮所改易也六曰筮比謂與民和比也七曰筮祠謂筮牲與日也八曰筮參謂筮御與右也九曰筮環謂筮可致師不鄭注古人不卜而徒筮者則用九筮是也僖十五年晉卜納襄王得黃帝戰阪泉之兆又筮之得大有之睽哀九年卜乃者伐宋亦卜而後筮是大事卜筮並用也與讀曰預蓍音升脂翻

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

者師古曰視讀曰示為文學謂學經書之人乃至郡屬國都尉等皆以虜自縛

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彊師古曰見顯示見賢遍翻夫不足

者視人有餘

師古曰言其誇張也視亦讀曰示

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

氣及太卜龜著皆以為吉

公車方士方士之待詔公車者太史屬太常治星習為天文之家望

氣如周官之眠侵者皆屬太史太卜屬太常有令丞治直之翻

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

師古曰言其誇張也

又曰北伐行將於蒲山必克

師古曰行將謂遣將率行也

後不可再得也

卦諸將貳師最吉

卜遣諸將而於卦中貳師最為吉也

故朕

親發貳師下蒲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

繆師古曰言不效也繆妄也

重合侯得虜侯者乃言縛馬者匈奴詛

軍事也

據班史匈奴聞漢軍當來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詛莊助翻

匈奴常言漢

極大然不耐饑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

死略離散

師古曰言死及被虜略併自離散也

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

田輪臺欲起亭隧

師古曰隧者依深險之處開通行道也

是擾勞天下非所

以優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

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所弗為也

蓋欲使刺

單于以報忿也師古曰言五伯尚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

搜索降戶江翻索山客翻提謂提挈之也掖謂兩入夾持其兩掖掖

問以所聞豈得行其計乎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

力本農脩馬復令漢有擅賦法今止不行孟康曰先是令長吏

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師

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又以趙過為搜粟

都尉過能為代田班志一畝三剛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

皆巧便以教民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臣

光曰天下信未嘗無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銳

輕死之士充滿朝廷闢土廣地無不如意及後息民

資洽通鑑

二十一 漢紀 世宗孝武皇帝 十六 中華書局聚

後馬多絕乏至此復脩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也復方目翻以補缺毋乏武備而

曰與上計者同來赴對也上時掌翻畜許六翻由是不復出軍復扶又翻而封田千秋

畝一畝三剛一夫三百剛而播種於三剛中師古曰代易也余謂此即周禮一易再易之田之類其耕耘田器

重農而趙過之儔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好呼到翻此

一君之身趣好殊別而士輒應之誠使武帝兼三王

之量以興商周之治治直吏翻其無三代之臣乎 秋八

月辛酉晦日有食之考異曰荀紀作七月漢書作八月按長歷是年九月壬戌朔言八月是也

衛律害貳師之寵會匈奴單于母閼氏病閼氏音煙支

律飭胡巫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

以社師古曰飭與敕同社祠社也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貳師罵曰

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

後元元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時遂幸安定

昌邑哀王躰薨躰音博二月赦天下 夏六月商丘

成坐祝詛自殺考異曰功臣表云坐為詹事祠孝文廟醉歌堂下曰出居安能鬱鬱大不敬自殺公卿表云

坐祝詛按成不為詹事功臣表誤也 初侍中僕射馬何羅與江充相善班表

侍中僕射秦官自侍中尚書郎軍屯騶宰永巷宦者皆有僕射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課督之取其領事之號沈約曰侍中本秦丞相史

也使五人往來殿內東廂奏事故謂之侍中漢西京無員多至數十人入侍禁中分掌乘輿御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世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者特令掌御唾壺朝廷榮之久次者為僕射東京又屬少府猶無員掌侍左右贊導眾事顧問應答法駕出則多識者一人負傳國璽操斬白蛇劍參乘餘皆騎在乘輿車後光武改僕射為祭酒漢世與中官俱止禁中武帝時侍中馬何羅為逆由是侍中出禁外有事乃得入事畢即出王莽秉政侍中復入與中官俱止章帝元和中外侍中郭舉與後宮通拔佩刀驚御舉伏誅侍中由是復出外

及衛太子起兵何羅弟通以力戰封重合侯後上夷

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及謂及於禍也遂謀為逆侍

中駙馬都尉金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

察其動靜與俱上下師古曰上下於殿也磾丁奚翻上時掌翻下廂上同何羅亦覺

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服虔曰甘泉一名林

光師古曰秦之林光宮胡亥所造漢又於其旁起甘泉宮日磾小疾臥廬師古曰殿中何羅

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日上

未起何羅無何從外入無何猶言無幾時也日磾奏廁心動師古曰奏

向也日磾方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袖白刃從東廂

資治通鑑 二十一 漢紀 世宗孝武皇帝 七 中華書局聚



上見日磔色變走趨臥內欲入師古曰趨讀曰趣向也臥內天子臥處行觸

寶瑟僵日磔得抱何羅因傳曰馬何羅反傳謂傳聲而唱之上

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磔中竹仲翻止勿格

日磔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 秋七月

地震 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為太子燕王旦元狩六年受封上書

求入宿衛上怒斬其使於北闕又坐藏匿亡命削良

鄉安次文安三縣班志良鄉縣屬涿郡安次文安屬勃海郡良鄉安次二縣唐皆屬幽州文安縣唐為莫州

上由是惡旦惡鳥路翻旦辯慧博學其弟廣陵王胥有勇

力胥亦以元狩六年受封而皆動作無灋度多過失故上皆不立

時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數歲形體壯大多知師古曰壯

大者言其形體偉大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少詩沼翻下同

猶與久之與讀曰豫欲以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奉車都尉

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畫周公

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師古曰黃門之署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亦有畫工畫讀日畫

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珥仍吏翻耳飾也叩頭

句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掖庭屬少府有祕獄凡宮人有罪者下之夫人還顧

帝曰趣行趣讀日促汝不得活卒賜死卒子恤翻頃之帝閑居問

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

其母乎去羌呂翻下同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

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

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二年春正月上朝諸侯王于甘泉宮二月行幸盤屋

五柞宮班志盤屋縣屬扶風山曲曰盤水曲曰屋師古曰盤張流翻屋竹乙翻張晏曰五柞宮有五柞樹因名水經註五柞

宮在長楊宮東北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賢

不諱謂死也死者人之常故言不諱也師古曰不諱言不可諱也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

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

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日磾休屠王子故云然不如光且使

匈奴輕漢矣乙丑詔立弗陵為皇太子時年八歲丙

寅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太僕上

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又以搜粟都尉桑弘

羊為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光出入禁闥二十餘

年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為人沈

靜詳審沈持林翻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

識視之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翻又職吏翻不失尺寸日磾在上左右目

不忤視者數十年忤逆也五故翻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

其女後宮內讀日納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日磾

長子為帝弄兒帝甚愛之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

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惡烏路翻遂殺弄兒

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

哀爲之泣

爲于偽翻

已而心敬日碑上官桀始以材力得

幸

桀少時爲羽林期門郎從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奉蓋雖風常屬車雨下蓋輒御上奇其材力

爲未

央廢令

未央廢令屬太僕

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

師古曰見謂呈見之音胡電翻

馬多瘦上大怒曰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

復扶又翻

下遐嫁翻

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

馬

師古曰誠實也

言未卒泣數行下

卒子恤翻行戶剛翻

上以爲愛己由

是親近

近其斬翻

爲侍中稍遷至太僕三人皆上素所愛

信者故特舉之授以後事丁卯帝崩于五柞宮

臣瓚曰壽

七十

入殯未央宮前殿帝聰明能斷

斷丁亂翻

善用人行灑

無所假貸隆慮公主子昭平君

隆慮公主景帝女班志隆慮縣屬河內郡慮音閏

尙帝女夷安公主

班志夷安縣屬膠西國

隆慮主病困以金千斤

錢千萬爲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

爲于僞翻下同

隆慮主

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

服虔曰主傅主之官也如淳曰禮有傅姆說者又曰傅老大夫也漢

使中行說傳翁主是也師古曰傅姆是

繫獄廷尉以公主子上請

上時掌翻

左右

人人為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

子死以屬我

弟謂女弟師古曰老乃有子言其晚孕育也屬音之欲翻

於是為之垂涕

歎息良久曰灋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

之灋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乃可其奏哀

不能自止左右盡悲待詔東方朔前上壽

時有待詔公車者有待詔

金馬門者朔時待詔宦者署

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

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

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蕩蕩平坦貌

此二

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天下幸甚臣朔

奉觴昧死再拜上萬壽上初怒朔既而善之以朔為

中郎班固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

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

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

師古曰百家謂諸子雜說違背六經六經謂易詩書春秋禮樂



也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師古曰疇誰也咨謀也言謀於衆人誰可爲事者也與之

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師古曰正音之成翻定歷數協音律

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然可述

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

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師古曰美其雄材大略而非其不恭儉也臣光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

斂力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

姓疲敝起爲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幾居

豈翻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

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惡烏路翻好呼到翻誅

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

而免亡秦之禍乎 戊辰太子卽皇帝位帝姊鄂邑

公主共養省中班志鄂縣屬江夏郡公主所食之邑伏儼曰蔡邕云本爲禁中門閣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

入行道豹尾中亦為禁中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中師古曰省察也言入此中者皆當察視不可妄也余據鄂邑公主即蓋長公主鄂五各翻共居用翻養弋亮翻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共領尚書事光

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

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續漢志本注符璽郎中一人在中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璽

斯氏欲收取璽師古曰恐有變難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按

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

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多猶重也以此事為多足重也三月甲辰

葬孝武皇帝于茂陵夏六月赦天下秋七月有

星孛于東方孛蒲內翻濟北王寬坐禽獸行自殺淮南厲王子勃

徙封濟北王寬其孫也漢法內亂者為禽獸行濟子禮翻行下孟翻冬匈奴入朔方殺略吏

民發軍屯西河左將軍桀行北邊行下孟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三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  
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  
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十五

起旃蒙協洽盡柔  
北敦祥凡十二年

孝昭皇帝上

諱弗陵武帝少子也張晏曰後以二名難諱  
但名弗荀悅曰諱弗之字曰不應劭曰禮諡

法聖聞周  
達曰昭

始元元年夏益州夷二十四邑三萬餘人皆反遣水

衡都尉呂破胡募吏民及發犍為蜀郡犇命往擊大

破之

犍為蜀郡皆屬益州犍為郡唐瀘戎嘉眉榮資簡州地蜀郡唐  
成都府彭蜀邛雅翼茂州之地應劭曰舊時郡國皆有材官騎

士以赴急難今夷反常兵不足以討之故權發精勇聞命犇走故謂  
之犇命李奇曰平居發二十以上至五十為甲卒今者五十以上六

十以下為犇命犇命言急也師古曰應說是余據左傳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奔命者救急之師固不拘五十以上六十以下也犇居言

翻 秋七月赦天下 大雨至于十月渭橋絕 武

帝初崩賜諸侯王璽書 左傳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蓋君臣通用也秦漢以

來惟至尊以為信 燕王旦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 張晏曰文京小則封小

師疑有變遣幸臣壽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 蘇林

曰壽西姓長名師古曰之往也 以問禮儀為名陰刺候朝廷事 刺七亦翻探也 及

有詔褒賜日錢三十萬益封萬三千戶旦怒曰我當

為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長齊孝王孫澤

等結謀 中山哀王昌靖王勝子齊 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

職吏事脩武備備非常 如淳曰諸侯不得治民與職事是以詐言受詔得知職事發兵為備也

郎中成軫謂旦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 姓譜成姓本自周文王成

伯之後周有成肅公又楚有令尹成得臣師古曰 不可坐而得

也大王壹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王旦即與澤

謀為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  
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菑

臨菑齊郡太守青州刺史治所殺青州刺史雋不疑雋辭充翻旦招來郡國姦

人賦斂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發民大獵

以講士馬須期日師古曰講習也須待也余謂澤歸臨菑謀舉兵故曰閱兵以待期數所角翻下同郎

中韓義等數諫旦旦殺義等凡十五人會餅侯成知

澤等謀成菑川靖王之子班志餅侯國屬瑯琊郡餅步丁翻以告雋不疑八月不疑

收捕澤等以聞天子遣大鴻臚丞治續漢志大鴻臚丞秩千石臚陵如翻

連引燕王有詔以燕王至親勿治而澤等皆伏誅遷

雋不疑為京兆尹百官表武帝太初元年改右內史為京兆尹張晏曰地絕高曰京左傳曰莫之與京十億

曰兆尹正也師古曰京大也兆者眾數言大眾所在故云京兆也酈道元曰尹正也所以董正京畿率先百郡也孔穎達曰釋詁文曰萬

億曰兆依如算法億之數有大小二法其小數以十為等十萬為億十億為兆也其大數以萬億為等萬至萬是萬之為億又從億而數

至萬億曰兆億億曰兆兆在億兆之間不疑為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



縣錄囚徒還

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寃滯與否也今云慮囚本錄聲之去者耳音力具翻而近俗不曉其意訛其

文遂為思慮之慮失其源也甚矣行下孟翻

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

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

毛晃曰平反理正幽枉也反音幡

母喜笑異於

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不食

偽翻

故不疑為吏嚴而

不殘

九月丙子稔敬侯金日磾薨

稔音妬磾丁奚翻

初武帝

病有遺詔封金日磾為稔侯上官桀為安陽侯

恩澤侯表

安陽侯食邑於河內之蕩陰水經註陝縣有安陽城武帝封上官桀為侯國

霍光為博陸侯

文穎曰博大陸

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於北海河間東郡師古曰蓋亦取鄉聚之名以為國號非必縣也博陸初封食北海河間後益封食東郡

皆以前捕反者馬何羅等功封

捕馬何羅事見上卷武帝後元元年

日磾

以帝少不受封

少詩沼翻

光等亦不敢受及日磾病困光

白封日磾臥受印綬一日薨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

與帝略同年共臥起賞為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

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

兩綬邪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

將軍乎對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遂止 閏月

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

苦冤失職者孟行下冬無冰

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為博陸侯按師古注光初封食邑北海河間

左將軍桀為安陽侯桀食邑蕩陰或說霍光曰將軍不

見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說式芮翻處昌呂翻攝政擅權

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背

妹翻卒子恤翻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

大臣共事服虔曰共議事也師古曰每事皆與參共知之反諸呂道如是則可以

免患師古曰言諸呂專權而滅亡今納宗室是反其道乃可免患也光然之乃擇宗室可用

者遂拜楚元王孫辟疆及宗室劉長樂皆為光祿大

夫辟疆守長樂衛尉漢長樂建章甘泉各有衛尉以掌其宮衛然不常置樂音洛 三月

遣使者振貸貧民無種食者師古曰種者五穀之種也食者所以為糧食也種之勇翻

秋八月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振貸種

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初武帝征伐匈奴

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馬畜孕重墮殯罷極苦之

師古曰孕重懷任者也墮落也殯敗也罷極困也苦之心厭苦也罷讀曰疲殯音讀鄭玄曰內敗曰殯陸云謂懷任不成也常有

欲和親意未能得狐鹿孤單于有異母弟為左大都

尉賢國人鄉之鄉讀曰嚮謂悉皆附之母闕氏恐單于不立子而

立左大都尉也闕氏音煙支乃私使殺之左大都尉同母

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復扶又翻是歲單于病且死謂

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少詩沼翻治直之翻谷蠡

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顓渠闕氏謀顓渠闕氏單于之正室也位大闕氏

上匿其喪矯單于令更立子左谷蠡王為壺衍鞬單

于更工衡翻左賢王右谷蠡王怨望率其眾欲南歸漢恐

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

降戶江翻

盧屠王

告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罪盧

屠王國人皆冤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不復肯會龍

城

匈奴諸王長少歲正月會單于庭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今二王自居其本處不復會祭龍城也復扶又翻

匈奴

奴始衰

三年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

孛蒲內翻

冬十一月壬辰

朔日有食之初霍光與上官桀相親善光每休沐

出

漢制中朝官五日一下里舍休沐三署諸郎亦然

桀常代光入決事光女為桀

子安妻生女年甫五歲

甫始也

安欲因光內之宮中光

以為尚幼不聽蓋長公主私近子客河間丁外人

地理

志蓋縣屬泰山郡師古曰食邑於鄂為蓋侯所尚故曰蓋長公主長公主儀比諸王帝姊妹乃稱之蓋侯王充武帝舅王信之子襲爵蓋

如字又古蓋翻子客子賓客也丁姓外人其名長知兩翻下同近其斬翻安素與外人善說外人

曰

說式芮翻

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為后以臣

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

師古曰椒房殿在未央宮中皇后所居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温而芳

朝直遙翻

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

何憂不封侯乎外人喜言於長主長主以為然詔召

安女為健仔

健仔音接子

安為騎都尉

為安父子與霍光爭權謀亂張本

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赦天下

西南夷

姑繒葉榆復反

姑繒葉榆皆西南夷別種其所居地在益州郡界葉榆澤名武帝開為縣繒慈陵翻葉式涉翻

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益州兵擊之

此益州刺史所部兵也宋白曰漢武帝元

鼎中分雍州之南置益州釋名曰益阨也所在之地險阨也應劭地理風俗記曰疆理益廣故曰益州班志漢中廣漢蜀郡越雋益州牂

柯巴郡皆屬益州師古曰辟音璧

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

武帝元封二年

開滇王國置益州郡治滇池縣守式又翻

乘勝與辟胡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

餘人冬遣大鴻臚田廣明擊之

臚陵如翻

廷尉李种坐

故縱死罪

种音冲

棄市

是歲上官安為車騎將軍

考

異曰昭紀作驃騎今從百官表外戚傳



五年春正月追尊帝外祖趙父為順成侯順成侯趙父

父也父時已死追封為順成侯置園邑三百戶於扶風順成侯有姊君姁師古曰姁音況羽翻賜

錢二百萬奴婢第宅以充實焉諸昆弟各以親疏受

賞賜孔穎達曰五服之內大功已上服羸者為親小功已下服精者為疏疏與疎同無在位者有男

子乘黃犢車詣北闕未央宮北闕蕭何築也師古曰未央宮雖南向而上書奏事謁見者皆詣北闕

公車司馬在焉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班表公車屬衛尉天下上事皆總領之師古曰公車

主受章奏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師古曰雜共也

其是也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

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並莫敢發言京

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從才用翻或曰是非未可知

且安之安猶徐也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

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師古曰蒯瞶衛靈公太子

靈公而出奔晉及靈公卒使輒嗣位晉趙鞅納蒯瞶於戚欲求入衛

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傳曰曼姑受命於靈公而立輒曼

姑之義固可以距蒯贖也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也蒯苦怪翻贖五怪翻衛太子得罪

先帝亡不即死也即就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

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

經術明於大誼者繇是不疑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

皆自以不及也廷尉驗治何人凡不知姓名及所從來皆曰何人竟得

姦詐本夏陽人姓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為事有故

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

遂心利其言冀得以富貴坐誣罔不道要斬要與腰同考異曰

昭紀云張延年傳不疑傳云成方遂又云一姓張名延年今從不疑傳夏六月封上官安為

桑樂侯恩澤侯表桑樂侯食邑於千乘樂來各翻安日以驕淫受賜殿中對賓

客言與我壻飲大樂樂音洛見其服飾使人歸欲自燒

物子病死仰而罵天其頑悖如此悖蒲內翻罷儋耳真

番郡武帝元鼎六年置儋耳郡元封三年置真番郡今皆罷之儋都甘翻秋大鴻臚廣明軍

正王平擊益州斬首捕虜三萬餘人獲畜產五萬餘

頭諫大夫杜延年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

數為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數所角翻為于流民未

盡還宜脩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

說讀年歲宜應光納其言延年故御史大夫周之子

也

六年春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

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權均輸官鹽鐵事始見

元符四年均輸事始見二十一卷元鼎二年毋與天下爭利示以

儉節然後教化可興桑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

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難乃於是鹽鐵

之議起焉師古曰議罷鹽鐵之官百姓皆得鬻鹽鑄錢因總論政

初蘇武既徙北海上事見二十一稟食不至稟給掘野

鼠去草實而食之

蘇林曰掘野鼠所去草實而食之張晏曰取鼠及草實并而食之師古曰蘇說是去謂藏

之也貢父曰今北方野鼠甚多皆可食也武掘野鼠得即食之其草實乃頗去藏耳去上呂翻

杖漢節牧羊臥

起操持節旄盡落

操千高翻

武在漢與李陵俱為侍中陵

降匈奴不敢求武久之

降匈奴事見二十一卷天漢二年降戶江翻下同

單于使

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

為于偽翻下同

因謂武曰單于聞

陵與子卿素厚

子卿蘇武字

故使來說足下虚心欲相待

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

說式芮翻亡古無字通

信義安所

見乎

見賢遍翻

足下兄弟二人前皆坐事自殺來時太夫

人已不幸

不幸謂死也

子卿婦年少

少詩照翻

聞已更嫁矣獨有

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

更工衡翻復扶又翻下同

存亡不

可知人生如朝露

師古曰朝露見日則晞乾人命短促亦如之

何久自苦如此

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

班表

少府屬官有居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保宮

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

秋高法令無常大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

知子卿尚復誰為乎武曰武父子無功德皆為陛下

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皆為如字將即亮翻近其斬翻常願

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斧鉞湯鑊誠甘樂之師古

曰鼎大而無足曰鑊樂音洛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

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

曰自分已死久矣分扶問翻王必欲降武匈奴封李陵為右校王故稱之請

畢今日之驩効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嘆曰嗟乎

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

去師古曰決別也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

以武帝崩武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語牛倨翻鄉讀曰嚮號戶

高翻臨哭也力禁翻及壺衍鞮單于立母闕氏不正闕氏音煙支國內

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單于謀與漢和親



漢使至求蘇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  
常惠私見漢使教使者謂單于謂告語也言天子射上林

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

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訝漢使曰武等實

在乃歸武及馬宏等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

西國西國謂西域諸國使疏吏翻為匈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

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於是李陵置

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還音旋又如字揚名於匈奴功顯於

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

怯令漢貲陵罪驚音奴貲寬也貲時夜翻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

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李奇曰言欲劫單于如曹劌劫齊桓公柯盟之時幾居衣翻此陵

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事見上卷天漢三年陵尚

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陵泣下數行行戶剛翻

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已降及物故凡隨武

還者九人既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大程

昌演繁露曰牛羊豕具為太牢有羊豕而無牛則為少牢今人獨以太牢名牛失之矣拜為典屬國秩中

二千石班表典屬國本秦官掌歸義蠻夷漢因之今以命武以武久在匈奴中習外夷事故使為是官其後省併大鴻臚

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武留匈奴凡十九歲

始以彊壯出及還須髮盡白須與鬚同霍光上官桀與李

陵素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

之陵曰歸易耳易以歧翻丈夫不能再辱遂死於匈奴陵意

謂降匈奴已辱矣今若歸漢漢將使刀筆吏簿責其喪師降匈奴之罪是為再辱也故遂不歸夏旱秋七

月罷權酤官從賢良文學之議也酤古護翻武帝之末海

內虛耗戶口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

休息至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焉

詔以鉤町侯毋波鉤町西南夷種武帝開為縣屬牂柯郡雖置官吏而仍以其君長為鉤町侯使主其種類

鉤音劬叮音挺毋波漢書作亡波亡古無字也 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有功長

兩翻立以為鉤叮王賜田廣明爵關內侯

元鳳元年應劭曰三年中鳳凰比下春武都氏人反武都郡屬

涼州氏人即白馬氏也魚豢魏略曰其人分竄山谷或號青氏或號白氏氏丁奚翻 遣執金吾馬適建龍

額侯韓增大鴻臚田廣明將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

之師古曰姓馬適名建也據班書功臣表弓高侯韓頰當之孫說以擊匈奴功封龍額侯坐酎金失侯復以破東越功封按道侯後為

衛太子所殺子興嗣侯坐巫蠱誅後元元年復以增嗣龍額侯增與弟也班志龍額侯國屬平原郡額音洛作額者非崔浩曰今有龍額

村蘇林曰是時太常主諸陵縣治民也 余謂此刑徒輸作三輔及太常者也 夏六月赦天下

秋七月乙亥晦日有食之既 八月改元 上官桀

父子既尊盛德長公主欲為丁外人求封侯霍光不

許又為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

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

長知兩翻為于又桀妻父所幸充國為太醫監充國史失其姓太醫

監屬少府闡入殿中闡妄也漢制諸入宮殿門皆著籍無籍而妄入謂之闡入下獄當死冬

月且盡漢論死囚不過冬月下還嫁翻蓋主為充國入馬二十匹贖罪

乃得減死論於是桀安父子深怨光而重德蓋主自

先帝時桀已為九卿位在光右武帝時桀為太僕位九卿秩中二千石光為奉車都

尉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是桀之位在光右也右上也及父子並為將軍桀為左將軍安為車騎將

軍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師古曰顧猶反也朝

直遙由是與光爭權燕王曰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

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為國興利

伐其功伐矜也權古岳翻為于偽翻下同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

是蓋主桀安弘羊皆與旦通謀旦遣孫縱之等前後

十餘輩多齎金寶走馬賂遺蓋主桀弘羊等師古曰走馬馬之善

走者也遺于季翻桀等又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

羽林孟康曰都試也肄習也張晏曰都肄郎羽林也師古曰都大也大會試之漢光祿勳令諸當試者不會都所免之都肄謂總閱

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十三 漢紀 孝昭皇帝 九 中華書局聚

試習武備也

道上稱輝

天子出稱輝以清道止行人輝與蹕同

太官先置

師古曰供

飲食之具太官屬少府主膳食凡車駕所幸太官先往其處供置

又引蘇武使匈奴二十年

不降乃為典屬國

實十九年而言二十者欲久其事以見大冤屈故言多也使疏吏翻降戶江翻

將軍長史敞無功為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

師古曰調選也莫府大將軍府也調音徒鈞翻

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

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

璽斯氏翻

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

欲從中下其事

伺光出沐不在禁中桀欲自從禁中下其事也司讀曰伺師古曰下謂下有司也下音胡稼翻

同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

當者以之自任也

書奏帝不肯

下明日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

如寤曰近臣所計畫之室或曰雕畫之室師古曰雕

畫是也

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

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

將軍冠

師古曰令復著冠也

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

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近耳

師古曰之往也廣明亭名余據



廣明亭在長安城東東都門外水經註京兆奉明縣廣成鄉有廣明苑史皇孫及王夫人葬於郭北宣帝移於苑北以爲悼園在東都門外

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

爲非不須校尉文穎曰帝云將軍欲反不由一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

左右皆驚班表少府屬官有尚書等十二官令丞又有中書謁者等七官令丞續漢志尚書令千石本注曰承秦所置武

帝用宦者更爲中書謁者令成帝用士人復故掌凡選舉及奏下尚書曹文書衆事余據表則尚書中書爲兩官據續志則合爲一官此

時既有尚書則與中書謁者爲兩官明矣沈約曰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漢初有尚冠尚衣尚席尚

浴尚食尚書故謂之六尚秦時尚書有令有僕射有丞至漢並隸少府武帝使左右曹諸吏分平尚書事昭帝即位霍光領尚書約又曰

漢武遊後庭始使宦者典尚書事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成帝改中書謁者令爲中謁者令罷謁者東京省中謁者令而有中宮謁者

令非其職也沈約亦以尚書中書爲兩官明矣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

白上小事不足遂師古曰遂猶竟也言不須窮竟也上不聽後桀黨與

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

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屬之欲翻復扶又翻李

德裕論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

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慙德矣高祖文景

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遂使周公狼跋而東漢

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背蒲漢文惑季布

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復疎賢士

景帝信誅晁錯兵解遂戮三公武王崩周公相成王管叔

利於孺子周公於是東征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鴟鵂之詩周

大夫亦為賦狼跋之詩曰狼跋其胡載窳其尾毛氏註云跋躡也窳

踳也老狼有胡進則躡其胡退則踳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

疏曰李巡曰跋前行曰躡其胡退則踳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

竹二翻躡即窳也然則跋與窳皆是顛倒之類以跋為躡者謂跋其

胡而倒耳老狼有胡謂領垂胡進則躡其胡謂躡胡而前倒也退則

踳其尾謂却頓而倒於尾上也高祖疑陳平事見九卷二年文帝罷

季布事見十四卷前四年疎賈生事同上景帝誅晁錯事見十六卷

前二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劉向使昭帝得伊

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 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

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且置驛

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為王外連郡國豪桀以千數日

以語相平

平為燕相史失其姓語牛倨翻

平曰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

未成而發覺者以劉澤素夸好侵陵也

好呼到翻

平聞左

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

易以致翻少詩照翻

臣恐其如劉

澤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且曰前日一男子

詣闕自謂故太子長安中民趣鄉之

趣七喻翻鄉讀曰嚮

正謹不

可止

師古曰人衆既多故謹謹況爰翻

大將軍恐出兵陳之以自備耳

我帝長子

帝謂武帝長知兩翻

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羣臣蓋

主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

張晏曰王莽天水人也字稚叔

今

右將軍物故丞相病幸事必成徵不久令羣臣皆裝

令皆洽行裝也

安又謀誘燕王至而誅之

誘音酉

因廢帝而立桀

或曰當如皇后何安曰逐麋之狗當顧菟邪

師古曰言所求者大

不顧小也麋鹿之大者菟讀曰兔吐故翻

且用皇后為尊一旦人主意有所移

雖欲為家人亦不可得

家人謂凡庶匹夫也

此百世之一時也會

蓋主舍人父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

如唐曰特為諸稻田置使者假與民收其

稅入也燕音煙姓譜召公封於燕其後為秦所滅子孫以為氏

以告大司農楊敞敞素謹畏

事不敢言乃移病臥

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曰以病而移居余謂前說是

以告諫

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九月詔丞相部中二千石逐

捕孫縱之及桀安弘羊外人等并宗族悉誅之蓋主

自殺燕王旦聞之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

相息亮翻平

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

師古曰懣

音滿又音悶煩也

置酒與羣臣妃妾別會天子以璽書讓旦

氏旦以綬自絞死后夫人隨旦自殺者二十餘人天

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為庶人賜旦諡曰刺王

刺來達翻諡法暴戾

無親曰刺

皇后以年少不與謀

與讀曰豫

亦霍光外孫故得不

廢

庚午右扶風王訢為御史大夫

訢與欣同

冬十月

封杜延年為建平侯

班表建平侯食邑於濟陽

燕倉為宜城侯

宜城侯食

邑於濟陰故丞相徵事任宮捕得桀為弋陽侯文穎曰徵事丞相官屬位

差尊據屬也如滄曰時宮以時事待詔丞相府故曰丞相徵事張晏曰漢儀注徵事比六百石皆故吏二千石不以贓罪免者為徵事絳

衣奉朝賀正月師古曰張說是班志弋陽侯國屬汝南郡任音壬丞相少史王山壽誘安入

府為商利侯如滄曰漢儀注武帝置丞相少史秩四百石久之

文學濟陰魏相對策濟陰郡屬兗州唐為曹州濟子禮翻以為日者燕王

為無道韓義出身彊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

蹈比干之節比干紂之賢臣諫紂而死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為

人臣之義乃擢義子延壽為諫大夫大將軍光以

朝無舊臣朝無直遙翻光祿勳張安世自先帝時為尚書

令班表少府屬官有尚書令續漢志尚書令承秦所置掌凡選舉及奏下尚書曹文書眾事秩千石志行純篤下行

孟翻乃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兼光祿勳以自副焉安世

故御史大夫湯之子也光又以杜延年有忠節以其發燕

蓋上官之謀也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太僕正卿右曹給事申加官也晉灼曰漢儀注諸吏給事



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爲左右曹班表給光持刑罰嚴延

事掌顧問應對位中常侍下蓋得出入禁中年常輔之以寬吏民上書言便宜輒下延年平處復

奏下還嫁翻先平處其可可官試者至爲縣令或丞相御

史除用滿歲以狀聞或抵其罪法師古曰抵至也言事之

罪是歲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爲四隊並入邊爲

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

失亡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以爲道擊之道讀即西

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

二年夏四月上自建章宮徙未央宮 六月赦天下

是歲匈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以備漢復扶北

橋余吾水令可度以備奔走師古曰於余吾水上作橋擬有

欲求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

使者日調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

親漢亦羈縻之

三年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樹枯僵

自起生

僵居良翻介也

有蟲食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

此為

宣帝興於民間之符

符節令魯國眭弘上書

班表符節令屬少府秩六百石續漢志曰為符節臺

率主符節事漢改秦薛郡為魯國屬豫州唐兗州地師古曰眭息隨翻今河朔猶有此姓

言大石自立僵柳

復起

復扶又翻下同

當有匹庶為天子者枯樹復生故廢之

家公孫氏當復興乎漢家承堯之後

班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既衰其

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而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

為范氏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于魏秦滅魏遷大梁都于豐故周市說雍

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及高祖即位置祠祀

官則有秦晉梁荆之巫世祠天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由是言之漢承堯運協于火德得天統矣

有傳國之運

當求賢人禪帝位退自封百里以順天命弘坐設妖

言惑眾伏誅

匈奴單于使犁汗王窺邊

據王莽時使譯出塞誘呼

右犁汗王威則犁汗王所居地蓋近塞下也言酒泉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冀

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

後無幾幾居豈翻右賢王犁汗王四千騎分三隊入日勒

屋蘭番和班志三縣皆屬張掖郡賢曰日勒故城在今甘州刪丹縣東南師古曰番音盤張掖太守

屬國都尉續漢志張掖屬國都尉治居延縣守式又翻發兵擊大破之得脫者

數百人屬國義渠王射殺犁汗王義渠王屬國義渠胡之君長射而亦翻賜

黃金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為犁汗王自是後匈奴

不敢入張掖燕蓋之亂燕蓋燕王蓋主也燕於賢翻蓋古盍翻桑弘羊子

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侯史姓也吳其名也晉武帝時有侯史光過古禾翻後遷捕

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少府徐仁

雜治反事皆以為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臧之治直

之翻下同臧讀曰藏非匿反者乃匿為隨者也言桑遷但隨坐耳非自反也即以

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師古曰重覈治其事也以桑遷通經

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爭與諍同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

故三百石吏首匿遷師古曰首匿者言身為謀首而藏匿人也不與庶人匿隨

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此深文傳致吳之罪從才用翻劾廷尉少

府縱反者劾戶槩翻師古曰縱放也少府徐仁即丞相車千秋女壻

也車千秋即田千秋漢以其年老得乘小車入殿中因呼為車丞相故千秋數為侯史吳言

數所角翻恐大將軍光不聽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會

公車門公車門即未央宮北闕門也議問吳法師古曰於法律之中吳當得何罪議者知

大將軍指皆執吳為不道明日千秋封上眾議上時掌翻

光於是則去疾欲盡內則為其督也師古曰非也外內謂內朝及外朝也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張晏曰外

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太僕杜延年奏記光曰吏縱下

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為不道師古曰詆誣也恐於法深又

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為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師古曰言

非故有所執持但其素行好與在下人言議耳

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

師古曰無善狀也

延年愚以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

言在位已久是為故舊又嘗及相先帝而

任事也

非有大故不可棄也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為峻

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眾

心羣下謹譁

謹許爰翻

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

軍失此名於天下也

師古曰重猶難也以此為重事也

光以廷尉少府

弄法輕重卒下之獄

卒子恤翻

夏四月仁自殺平與左馮

翊賈勝胡皆要斬

內史周官秦因之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武帝更名左馮翊要與腰同

而不

以及丞相終與相竟

師古曰謂終丞相之身無貶黜也余謂言與千秋共事終其身

延年論

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

冬遼東烏桓反初冒

頓破東胡東胡餘眾散保烏桓及鮮卑山為二族

遼東

郡屬幽州唐嘗置安東都護府於其地東胡破見十一卷高祖六年後漢書烏桓之地在丁零西南烏孫東北武帝遣霍去病擊破匈奴

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五郡塞外為漢偵察匈奴動靜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秩比二千石鮮



卑先遠竄於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至後漢稍徙遼西塞外始為中國患世役屬匈奴武帝

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

塞外上谷漁陽北平皆屬幽州上谷唐媯州漁陽唐檀薊州北平唐平州之地為漢偵察匈奴動

靜為于偽翻偵丑鄭翻又尹貞翻候也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監古街翻使不得

與匈奴交通至是部眾漸彊遂反先是匈奴三千餘

騎入五原五原郡屬并州先悉薦翻殺略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

獵旁步浪翻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獲

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少詩照翻復扶又翻

同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豕匈奴怨

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霍光欲發兵邀擊之師古曰邀迎而擊之

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護軍都尉秦官武帝以屬大司馬此時蓋屬大將軍也充國

以為烏桓間數犯塞師古曰間即中間也猶言比日也數所角翻今匈奴擊之

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

而發兵要之邀與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

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為度遼將軍度遼將軍

蓋使之度遼水以伐烏桓至後漢遂以為將軍之號以護匈奴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

兵至引去初光誠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

桓師古曰後匈奴者言兵遲後邀匈奴不及後戶遺翻烏桓時新中匈奴兵師古曰為匈奴所中

傷中竹仲翻明友既後匈奴因乘烏桓敝擊之斬首六千

餘級獲三王首匈奴由是恐不能復出兵

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如淳曰元服謂初冠加上服也師古曰如氏以為衣服之服非甲戌富

也元首也冠者首之所著故曰元服汲黯序傳云上正元服是知謂冠為元服余按續漢志有加元服之禮

民定侯田千秋薨諡法安民大慮曰定時政事壹決大將軍光千

秋居丞相位謹厚自守而已夏五月丁丑孝文廟

正殿火人火曰火上及羣臣皆素服發中二千石將五校

作治將作大匠屬官有左右前後中五校令掌五校士校戶教翻六日成太常及廟令

丞郎吏皆劾大不敬劾戶會赦太常轅陽侯德免為

庶人班表轅陽侯食邑清河文穎曰轅陽在魏郡清淵轅音料又音聊六月赦天下初

杆架遣太子賴丹為質於龜茲龜茲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杆音烏架

與彌同質音致下同龜音仁茲音慈賢曰今龜音仁勾翻茲音沮惟翻蓋急言之也貳師擊大宛還事見

一卷武帝太初元年宛於元翻將賴丹入至京師霍光用桑弘羊前議

以賴丹為校尉將軍田輪臺弘羊議田輪臺見二卷征和元年龜茲貴

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

迫吾國而田必為害王即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樓蘭

王死匈奴先聞之遣其質子安歸歸得立為王異曰考

西域傳作常歸今從昭紀及傳介子傳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王辭不至樓

蘭國最在東垂西域之東垂也近漢當白龍堆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

高大者三四丈埤者長丈餘皆東北向而相似也近其斬翻下同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擔

糧送迎漢使擔都甘翻又數為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

通師古曰艾讀曰又後復為匈奴反間間古數遮殺漢使

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駿馬監北地傅介子使大

宛班表太僕屬官有駿馬監北地郡屬涼州刺史姓譜傳說出傅巖因為氏詔因令責樓蘭龜

茲介子至樓蘭龜茲責其王皆謝服介子從大宛還

到龜茲會匈奴使從烏孫還在龜茲介子因率其吏

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為中郎遷平

樂監平樂監監平樂觀樂音洛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

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

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易以歧翻刺七亦翻下同大將軍曰

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

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

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班表大鴻臚有譯官令典

屬國有九譯令皆掌譯此譯則樓蘭國之譯人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

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

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

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師古曰謂密有所論王起隨介

子入帳中屏語屏人而獨共語也屏必鄂翻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刺

亦翻刃交匈立死匈與胸同其貴臣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

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

漢者更工衡翻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

王安歸首馳傳詣闕縣首北闕下傳張戀翻縣古懸字通乃立尉

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為刻印章賜以宮女為

夫人備車騎輜重更工衡翻鄯上扇翻為刻于偽翻重直用翻丞相率百官送

至橫門外祖而遣之二輔黃圖橫門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孟康曰橫音光祖祖道也王自

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為

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



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

人田伊循以填撫之填讀曰鎮秋七月乙巳封范明友為

平陵侯賞破烏桓之功也班表平陵侯食邑於南陽之武當傅介子為義陽侯班表義陽侯食

邑於南陽之平氏臣光曰王者之於戎狄叛則討之服則舍

之舍讀曰捨今樓蘭王既服其罪又從而誅之後有叛者

不可得而懷矣必以為有罪而討之則宜陳師鞠旅

毛詩註曰鞠告也將戰之日陳其師旅誓告之也明致其罰今乃遣使者誘以金

幣而殺之後有奉使諸國者復可信乎復扶又翻且以大

漢之疆而為盜賊之謀於蠻夷不亦可羞哉論者或

美介子以為奇功過矣

五年夏大旱秋罷象郡分屬鬱林牂柯班志鬱林故秦桂林郡

冬十一月大雷十二月庚戌宜春敬侯王訢薨

恩澤侯表宜春侯食邑於汝南訢音欣

六年春正月募郡國徒築遼東玄菟城菟音塗夏赦

天下烏桓復犯塞復扶又翻遣度遼將軍范明友擊之

冬十一月乙丑以楊敞為丞相少府河內蔡義為

御史大夫河內郡時屬司隸唐懷孟衛州地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三